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選卷三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汪彥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吳紹昱

謄錄監生臣邱卿雲

文選卷三十

梁 昭 明 太 子 蕭 統 編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註

雜詩下

時興詩五言

盧子諒名諶 翰曰時興感時物而興喻情也亦雜詩之類

亹亹圓象運悠悠方儀廓善曰楚辭曰歲亹亹而過中曾子曰天道曰圓地道

曰方在天成象故曰圓象天地曰兩儀故曰方儀也貫遠國語注曰悠悠長也爾雅曰廓大也　向曰疊疊行進也悠悠遠也運動也

忽忽歲云暮游原采蕭藿　善曰楚辭曰歲忽忽而遒盡毛詩曰歲聿云暮采蕭穫菽毛萇曰云言也又曰蕭蒿也菽藿也　銑曰游於原野也蕭香蒿也藿豆葉也惜時逝之意也

北踰芒　五臣作邙

與河南臨伊與洛　善曰芒山名也河南及伊洛皆水名　良曰踰度也邙山名

凝霜霑蔓草悲風振林薄摵摵　所隔

芳葉零蘂蘂　五臣作蘂蘂

芬華落　善曰楚辭曰激凝霜之紛紛又曰哀江介之悲風射雉賦曰陳柯摵以改舊摵凋柯貌所革切字書曰蘂垂也如捶切　濟曰摵摵葉落聲也零落也蘂蘂垂落貌

下泉激洌清曠野增遼索　善曰毛詩曰洌彼下泉毛萇曰洌寒也司馬彪莊子注曰流急曰激毛詩曰率

彼曠野毛萇曰曠空也　向曰下泉流泉也激急冽寒曠寬增益也言流泉至於秋則急流而清澈也寬野之中益以遼遠踈索然也

登高眺遐荒極望無崖崿

五各反　善曰文字集畧曰崿崖也　翰曰遐遠也荒謂野中多草也崖崿邊畔也

形變隨時化神感因物作

善曰莊子曰形變而有生又曰一龍一蛇與時俱化爾雅曰感動也老子曰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王弼曰作生長也子曰以虛靜觀其反覆者也　銑曰萬物形變隨時而化神思感之因此而作也

澹乎至人心恬然存玄漠

善曰言已澹乎同彼至人意存玄漠而已莊子曰澹而靜乎莫而清乎王逸楚辭注曰憺安也憺與澹同莊子曰不離于真謂之至人又曰至人之用心若鏡淮南子曰恬然則縱之廣雅曰恬靜也張華勵志詩曰大猷玄漠廣雅曰玄道也又曰漠泊也說文曰泊無也　濟曰至人真性澹乎然無所營為

唯在玄然寂漠而已也

雜詩二首 五言

陶淵明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善曰結構也良曰廬室也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善曰鄭玄禮記注曰爾助語也琴賦曰體清心遠邈難極銑曰問君何能如此者自以發問將明下文也遠謂心自邈遠雖處喧境如偏僻也采菊東籬下悠然望南山向曰菊香草黃華可以泛酒悠然遠貌此得性自縱逸也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善曰管子曰夫鳥之飛必還山集谷也楚辭曰狐死必守

丘夫人孰能反其真情王逸注曰真本心也莊子曰言者所以在意也得意而忘言　翰曰日暮山氣紫翠所謂佳也飛鳥晝游而夕相與歸于山林此得天性自任者也而我欲言此真意吾其自入真意也故遺忘其言而無言也

秋菊有佳色裛於劫露掇其英泛此忘憂物遠我達世情善曰文字集畧曰裛坌衣香也然露坌花亦謂之裛也毛萇詩傳曰掇拾也毛詩曰微我無酒以遨以遊毛萇曰非我無酒可以忘憂也潘岳秋菊賦曰汎流英於清醨似浮萍之隨波墨子董無心曰無心鄙人也不識世情　良曰掇采英花也菊有佳色故乘裛露而采之泛之於酒自飲天性遠達世上之情不若我也忘憂物謂酒也一觴雖獨進盃盡壺自傾良曰獨酌獨進杯也又自傾壺而滿之日

入羣動息歸鳥趨林鳴善曰莊子善卷曰余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尸子曰晝動而夜息天之道也杜育詩曰臨下覽羣動曹子建贈白馬王彪詩曰歸鳥赴喬林　銑曰衆物之羣動者日入皆息故歸鳥趨飛于林而喧鳴也此自合其真理故言之嘯傲慠善作東軒下聊復得此生善曰郭璞遊仙詩曰嘯傲遺俗羅得此生劉瓛易注曰自無出有曰生生得性之始也　向曰嘯傲超逸貌軒檐也言自超逸於東檐之下聊復得此達生之樂也

詠貧士五言

陶淵明

萬族各有託孤雲獨無依善曰孤雲喻貧士也陸機鼈賦曰總美惡而兼融播萬族

乎一區楚辭曰憐浮雲之相佯王逸注曰相佯無依據之貌也　翰曰萬類各有所託附而孤雲迴出獨無所依盖以喻貧士也

曖曖虛中滅何時見餘輝

善曰王逸楚辭注曰曖曖昏昧貌陸機擬古詩曰照之有餘輝　良曰曖曖晴貌言暗昧游於虛中終以消滅何復見有光輝也謂貧士無榮富之望

朝霞開宿霧衆鳥相與飛

善曰喻衆人也　銑曰早朝夜氣已開衆鳥皆飛喻衆人各有所營為也朝霞謂早時宿霧謂夜氣也

遲遲出林翮未夕復來歸

善曰亦喻貧士　向曰此謂困鳥遲遲緩舉其羽未夕來歸謂不及衆鳥之次貧士亦不及衆人也

量力守故轍豈不寒與饑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

善曰左氏傳晉荀吳曰量力而行又向戌曰飢寒之不恤誰能恤楚也古詩曰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楚辭曰已矣國無人兮莫

我知　濟曰貧士量其微力守其故跡不為營求常苦飢寒知我者且無矣則為歎何所悲也轍跡也知音謂知我者也苟且也已矣歎也

讀山海經　五言　翰曰山海經者所記衆山百川草木禽獸之書潛讀之因而發詠

陶淵明

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疎　善曰上林賦曰垂條扶疎　銑曰此先述時候扶疎謂枝葉四布貌　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既耕亦已種且還讀我書窮巷隔深轍頗迴故人車　善曰漢書曰張負隨陳平至其家乃負郭窮巷以席為門門外多長者車轍韓詩外傳楚狂接輿妻曰門外車轍何其深　良曰衆鳥皆欣此茂林之扶踈而我亦

愛我所居蓋各得其所 向曰大路車馬行多故轍跡深也頗少也言窮巷之曲隔此大路少能迴故人之車以過我也謂所居幽僻

歡言酌春酒摘善作擿我園中蔬善曰張協歸舊賦曰苦辭既接歡言乃周毛詩曰為此春酒 濟曰蔬菜也

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善曰閒居賦曰微雨新晴暑熱風雨俱來清滌煩氣故曰好風 翰曰夏之

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 善曰周王傳穆天子傳也山海圖山海經也 銑曰泛溥也周王傳謂周穆王傳也穆王車轍馬跡徧於天下故先溥覽之然後流目於山海經也圖象也

俛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 善曰莊子老耼曰其疾也俛仰之閒再撫四海之外又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毛詩曰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向曰讀此書俛仰之間終見天下之事可謂樂也

七月七日夜詠牛女 五言　善曰齊諧記曰桂陽城武丁有仙道常在人間忽謂其弟曰七月七日織女渡河諸仙悉還宮吾向已被召不得停與爾别矣弟問織女何事渡河兄何當還荅曰織女暫詣牽牛吾去後三千年當還耳明旦失武丁所在世人至今猶云七月七日織女嫁牽牛

謝惠連

落日隱櫩楹升月照簾櫳 善曰毛詩曰如月之升說文曰櫳房室之疏也　翰曰楹柱櫳牕也 團團滿葉露析析先歷振條風 善曰毛詩曰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楚辭曰秋風兮蕭蕭舒芳兮振條　良曰團團露貌析析風聲 蹀牒足循廣除瞬舜目矖

力帝

曾穹善曰呂氏春秋曰惠盎見宋康王康王蹀足謦欬聲類曰蹀蹹也登樓賦曰循階除而下降說文曰除殿階也又曰瞬開闔目也蒼頡篇曰矖索視之貌也穹天也　向曰蹀足謂案步也除庭也瞬目謂動目也矖視也曾穹天也案步循行於庭動目以視高天也

雲漢有靈匹彌年闕相從善曰毛詩曰倬彼雲漢曹植九詠註曰牛女為夫婦七月七日得一會同也毛萇詩傳曰彌終也　銑曰雲漢天河也靈匹謂牛女相匹耦也謂終年闕於相從會合也

遐川阻昵五臣作暱

愛修渚曠

清容善曰曹植九詠注曰織女牽牛之星各處河之旁爾雅曰昵近也孫炎曰親之近也蒼頡篇曰曠疏曠也　翰曰遐長暱親修遠曠隔也謂長川阻其親愛長渚隔於清容容儀也長川遠渚皆天河也

弄杼不成藻聳轡騖前蹤善曰古詩曰纖纖擢素手札札弄機杼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王

逸楚辭注曰蹤軌也 濟曰弄杼謂織也藻文聳踴也言憂此久曠故織不成文聳踴龍轡馳赴前蹤也 昔離秋已兩今聚夕無雙 善曰昔離迄今會而秋已兩今聚使別故夕無雙也 良曰今夕一聚明晨復離故云今聚夕無雙也 傾河易迴斡款情 善作顏 難久悰 音琮 善曰傾河天漢也陸機擬古詩曰天漢東南傾邊讓章華臺賦曰天河既迴歡樂未終如淳漢書注曰斡轉也字林款誠也意有所欲廣雅曰悰樂也 向曰傾邪款憂也天河將斜易為迴轉謂向曉也故愛情難為久樂即見分離 沃若靈駕旋寂寥雲幄空 善曰毛詩曰我馬維駱六轡沃若陸機雲賦曰藻帝高舒長帷虹繞 翰曰沃若龍行貌靈駕旋謂牛女龍駕各還歸也寂寥空虛貌雲幄帳也此會合於天而言雲者故其宜也言別離之後雲幄已空也 留情顧華寢遙心逐奔龍 善曰

龍仙者所駕故遥心以逐之莊子曰神人承雲氣御飛龍也　翰曰謂牛星留情顧戀華寢之處遠心逐織女之龍車也

沈吟為爾感情深意彌重

善曰古詩曰馳情整中帶沈吟聊躑躅鄭玄毛詩箋曰爾汝也廣雅曰感傷也鄭玄儀禮注曰彌盡也　向曰此惠連沈吟為之感生故情深而意彌多也重猶多也

擣衣

五言　良曰婦人擣帛裁衣將以寄遠也

謝惠連

衡紀無淹度晷運倏如催

善曰漢書曰用昏建者杓夜半建者衡晉灼曰衡斗之中央也爾雅曰星紀斗牽牛也漢書音義曰二十八舍列在四方日月行焉起於星紀也說文曰晷日景也周易

曰日月運行　銑曰衡紀玉衡星也度數遷轉無復淹停日行倏忽之疾有如相催白露滋園菊秋風落庭槐濟曰滋潤也肅肅莎雞羽烈烈寒螢子良啼善曰毛詩曰六月莎雞振羽一名促織一名絡緯一名蟋蟀論衡曰夏末寒蜻蛚鳴將感陰氣也許慎淮南子注曰寒螢蟬屬也　翰曰肅肅羽動聲烈烈聲多貌夕陰結空幕霄五臣作宵月皓中閨良曰夜陰之氣結集空帷月照於閨房之中也幕帷夕晚霄夜皓照也美人戒裳服端飾相招攜善曰楚辭曰美人皓齒嫮以姱左氏傳曰招攜以禮何休公羊傳注曰攜持將也　向曰戒備端整也謂美人之徒相與備整衣裳服裝飾以相招攜也簪玉出北房鳴金步南階善曰魏臺訪議曰以玉為笄也古曰笄今曰簪繁欽定情詩曰何以致拳拳綰臂雙金環　濟曰簪玉首飾也鳴金

佩飾也步南庭將擣衣也欄高砧響發楹長杵聲哀善曰郭璞曰砧杵質也然此砧為擣帛之質也文字集略曰砧杵之質也猶金切爾雅曰砧謂之虔　銑曰室之高深動聲響切也楹柱也楹長鼓欄高也微芳起兩袖輕汗染雙題善曰說文曰題額也　翰曰芳香也運杵用力故有微汗言雙者兩人對為之紈素既已成君子行未歸善曰君子謂夫也毛詩曰未見君子　向曰紈素謂帛也裁用笥中刀縫為萬里衣善曰古詩曰相去萬餘里　良曰笥箱也夫在遠方故云萬里衣盈篋苦頰自余手幽緘俟五臣作侯君開善曰說文曰篋笥也又曰緘束篋也古咸切　濟曰篋亦箱也盈滿也自猶出也幽密緘封俟待也腰帶准疇昔不知今是非善曰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　翰曰衣胥與帶

尺度長短準舊所裁不知今是與非也疇昔謂舊日

南樓中望所遲去客　五言

善曰謝靈運遊名山志曰始寧又北轉一汀七里直指舍下園南門樓自南樓百許步對橫山　翰曰靈運登樓望所待客未至故作是詩遲待也

謝靈運

杳杳日西頹漫漫長路迫登樓為誰思臨江遲來客　善曰楚辭云日杳杳以西頹路長遠而窘迫王逸注曰言道路長遠不得復還憂心迫窘無所舒志也楚辭曰吹參差兮誰思遲猶思也　銑曰杳杳遠貌漫漫長貌迫近也喻衰老而長逝之路近也故云登樓為誰思但臨江

待客以寫憂思也與我別所期期在三五夕善曰陸機贈馮文羆詩曰問子別所期羅靈緣扶木三五謂十五日也禮記曰月者三五而盈也圓景早已滿佳人殊五臣作猶未適善曰曹子建贈徐幹詩曰圓景光未滿衆星粲已繁魏文帝秋胡行曰朝與佳人期日夕殊不來杜預左氏傳注曰適歸也　向曰客與我別時所期十五日也今已至期猶復未至也三五十五日也圓景已滿謂至期也佳人謂君子也適謂適所意也即事怨睽苦圭攜感物方悽戚善曰即事即此離別之意也列子周之尹氏有老役夫晝則呻呼即事夜則昏憊而熟寐周易曰睽乖也賈逵國語注曰攜離也古詩曰感物懷所思鄭玄論語注曰物常也　良曰即事謂此事也睽攜乖離也感物謂上頻日長路也悽戚憂也孟夏非長夜晦明如歲隔善曰楚辭曰望孟夏之短夜何晦明

兮若歲 良曰心有所待時必易久故自夜至明若隔於一歲也 瑤華未堪折蘭若已屢摘 善作擿 善曰楚辭曰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乎離居又曰被石蘭兮帶杜衡折芳馨兮遺所思 翰曰瑤華麻花也其色白故比於瑤此花香服食可致長壽故以為美將以贈遠未堪折謂盖夏時未花也蘭若亦香草比君子故屢摘以相思欲贈遠若英也 路阻莫贈問云何慰離析 先歷切 善曰楚辭曰媒絕路阻言不可結而贈也毛萇詩傳曰問遺也又曰慰安也林育金谷詩曰既而慨爾感此離析 搔首訪行人引領冀良覿 善曰毛詩靜女曰愛而不見搔首踟蹰爾雅曰覿見也良覿謂見良人也 濟曰雖蘭若屢摘而道路遠阻莫能贈而問之何以慰分離之情也登樓望遠訪於行路之人引領之間冀良友之可見也

田南樹園激流植援一首 五言 銑曰田南也樹立植種也引流水種木為援如牆院也援衛也

謝靈運

樵隱俱在山由來事不同不同非一事養痾亦五臣作立園中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何琦曰胡孔明有言隱者在山樵者亦在山在山則同所以在山則異豈不信之乎高彪與馬融書曰公今養痾傲士說文曰痾病也 向曰樵採隱逸之人俱在於山所為不同亦有養病園中者也痾病也園中善作中園屏氛雜清曠招遠風 善曰范曄後漢書仲長統曰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廣雅曰曠遠也 濟曰屏去氛穢喧雜招求幽遠之風卜室倚北阜啓

扉面南江善曰西都賦曰臨峻路而啓扉良曰卜度倚背阜陵啟開扉門也激澗代汲井插槿當列墉翰曰激澗處水上高處用之代汲水於井哉插槿木以為周牆也列墉牆也羣木既羅戶衆山亦當善作對窻向曰羣木羅列於門衆山當窻而見也靡迤趨下田五臣作岫迢遞瞰高峯善曰西京賦曰澶漫靡迤銑曰靡迤細走貌迢遞高遠貌趨走瞰視也寡欲不期勞即事罕人功善曰少私寡用即事即此營室之事也列子周之尹氏有老役夫晝則呻呼即事夜則昏憊而熟寐濟曰思之少欲不期為勞就此山事希用人力也即就罕希功力也唯開蔣生徑永懷求羊蹤善曰三輔決錄曰蔣詡字元卿隱于杜陵舍中三逕唯羊仲求仲從之遊二仲皆挫廉逃名毛萇詩傳曰懷思也良曰將開此徑長懷此蹤

也

賞心不可忘妙善冀能同 五臣作㫖 善曰莊子曰顔成子遊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也一年而野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郭象曰妙善同故無往而不冝也 翰曰賞心之樂不可忘者則妙善之道所望同於古人也

齋中讀書 五言 善曰永嘉郡齋也 銑曰齋靜室也

謝靈運

昔余游京華未嘗廢丘壑 善曰郭璞遊仙詩曰京華遊俠窟漢書班嗣書曰夫嚴子者魚釣於一壑萬物不干其志棲遲於一丘天下不易其樂也 向曰京華帝都也言昔游帝都丘壑之情不忘也丘山壑水也 矧乃歸山川心跡雙寂漠 善曰爾雅曰矧況也楚辭曰野寂漠

兮無人　良曰跡事也寂漠閒靜也言心及所為事跡皆歸閒靜也

虛館絕諍訟空庭來鳥雀　善曰張衡四愁詩序曰諍訟息鬻子曰禹治天下朝廷之間可以羅雀也　翰曰無俗理喧諍訟言之事但見鳥雀來游

臥疾豐暇豫翰墨時間作　善曰國語優施曰我敎茲暇豫之事君韋昭曰暇閒也豫樂也歸田賦曰揮翰墨以奮藻兩都賦序曰時時間作　濟曰臥疾養疾也豐多也翰墨文章也

懷抱觀古今寢食展戲謔　善曰文賦曰觀古今於須臾毛詩曰善戲謔兮不為虐兮　良曰觀古今謂讀書也戲謔樂也

既笑沮溺苦又哂子雲閣執戟亦以五臣作已疲耕稼豈云樂　善曰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漢書曰王莽既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後欲絕其源以神前事而甄豐子尋劉歆子棻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

時揚雄校書天祿閣上理獄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上自投幾死京師為之語曰惟寂惟漠自投于閣潘安仁夏侯湛誄曰執戟疲揚　向曰讀書見長沮桀溺之耕笑其苦也見揚子雲校書天祿閣又哂其勞也哂亦笑也執戟子雲為郎執戟宿衛耕稼即沮溺也

萬事難並歡達生幸可託

善曰莊子曰達生之情者傀司馬彪曰傀大也情在無故曰大傀音瑰　翰曰萬事有分不可並得歡樂且達生理自守真性乃可託於時也

石門新營所住四面高山迴溪石瀨茂林修竹

五臣作溪　五言　善作修竹茂林　向曰新營所住則前篇激流植援之處也

謝靈運

躋險築幽居披雲臥石門善曰方言曰躋登也論衡曰幽居靜處恬惔自守莊子曰雲者風起北方一西一東孰居無事而披拂是　銑曰躋升也築謂築土為室苔滑誰能步葛弱豈可捫善曰遊天台山賦曰踐莓苔之滑石又曰援葛藟之飛莖毛萇詩傳曰捫持也　濟曰苔石上青苔雜以泉水故滑也誰能步苔言不可行於上葛之條蔓細弱上高下深恐有顛墜也捫攀也嫋嫋奴了秋風過萋萋春草繁善曰楚辭曰嫋嫋兮秋風王逸注曰嫋嫋風搖木貌也楚辭曰春草生兮萋萋　翰曰嫋嫋風吹貌萋萋草盛貌美人遊不還佳期何由敦善曰楚辭曰望美人兮未來又曰與佳期兮夕張方言曰敦信也　翰曰美人友也敦厚也言友人遠遊不還而佳期何時復得敦厚而相叙也覽此故思友人也芳塵凝瑤席清醑滿金罇善曰

庾闡楊都賦曰結芳塵於綺疏楚辭曰瑤席兮玉瑱毛詩曰飲此醑矣埤蒼曰湑美貌也曹子建樂府詩曰金樽玉杯不能使薄酒更厚　向曰芳塵輕塵謂人不在輕塵徧席如凝瑤美言之也醑酒也

洞庭空波瀾桂枝徒攀翻

善曰楚辭曰洞庭波兮木葉下攀桂枝兮聊淹留　銑曰洞庭空波瀾謂秋時至也桂樹貞芳可以翫游今友人不還故徒為攀援誰與共之翻援也

結念屬霄漢孤景莫與諼

音喧　善曰言所思念邈若霄漢孤影獨處莫與忘憂蔡琰詩曰煢煢對孤影怛咤糜肝肺毛萇詩傳曰諼忘也張翰詩曰單形依孤影　銑曰結念近於高遠故云屬霄漢漢天屬近也我之孤影無友人可與之言也景影莫無諼言也

俯濯石下潭

五臣作濞　普秘切

仰看條上猨

良曰俯則洗心神於石水仰則看猴猨於木條也濯洗也濞水暴至聲

早聞夕飇急晚見

朝日暾王論反　善曰楚辭曰暾將出兮東方王逸注曰日始出其形暾暾而盛大也　翰曰山林深暗故雖早風如夜也雖晚見日如朝時初出光也暾日初出貌崖傾光難留林深響易奔向曰山崖敧傾蔽日光難久留也林木深邃振動風響易奔急也感往慮有復理來情無存善曰言悲感已往而夭壽紛錯故慮有迴復妙理苦來而物我俱喪故情無所存往謂適彼可悲之境也　翰曰感往昔之事而思慮有所反復恐物理之失也至於真理來合得喪同也故情無所存繫庶特五臣作持乘日用得以慰營魂善曰莊子牧馬童子謂黄帝曰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襄城之野郭象曰日出而遊日入而息也車或為居楚辭曰載營魂而升霞鍾會老子注曰經護為營也　向曰庶近也恬澹無為不知所用於心謂之日用此道可以近持於身乘而行之以慰心府魂

神也

匪為衆人說冀與智者論善曰司馬遷書曰可為智者說難為俗人言 銑曰此道不可與俗人說之當與智者談也

雜詩一首

王景玄善曰沈約宋書曰王徽字景玄少好學無不通覽年十六舉秀才除南平王鑠右軍咨議微素無宦情並陳疾不就江湛舉為吏部郎中 良注同

思婦臨高臺長想憑華軒善曰陸機為顧彥先贈婦詩曰東南有思婦舞賦曰遠思長想登樓賦曰憑軒檻以遙望潘岳為賈謐贈陸機詩曰珥筆華軒韋昭漢書注曰軒檻上板也 濟曰臨高臺憑華軒長想夫也軒樓上鈎欄也華者有華飾文彩也弄絃不成曲哀歌送苦言

善曰左太沖詠史詩曰哀歌和漸離張平子書曰
酸者不能不苦於言也 翰曰相思之苦言也 **箕箒**

留江介良人處鴈門 善曰箕箒婦人所執也國語曰吳王夫差伐越越王句踐乃命諸稽郢行成於吳曰句踐請盟一介適女執箕箒以備姓于王宮說文曰箕簸也箒糞也楚辭曰哀江介之悲風孟子曰齊人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必厭酒肉劉渠曰婦人稱夫曰良人漢書有鴈門郡 翰曰箕所以簸揚物者箒掃除地者此婦人所執以事夫也今言執此物留居江間夫在北塞相去遠也介間也 **詎憶**

無衣苦但知狐白溫 善曰曹植贈丁儀詩曰狐白足禦冬焉念無衣客 向曰夫不憶無衣之苦但知自服狐白之裘而為溫也亦喻君之自溫而不知下人之寒苦也狐白謂狐腋之白毛以為裘也

日暗牛羊下野雀滿空園 善曰毛詩曰日之夕矣牛羊下來古猛虎行曰日暮不從

野雀棲 銑曰日暗牧牛羊之人皆下而歸野鳥皆滿空園感有匹偶安其栖息而我且孤也

孟冬寒風起東壁正中昏 善曰禮記曰仲冬之月昏東壁中 良曰東壁星名十月則日昏時見於南故云中昏

朱火獨照人抱景自愁怨 平 善曰古詩傷歲暮也 曰朱火然其中楚辭曰廓抱景而獨倚 濟曰朱火燈也景影也言燈獨照人抱影多愁也

誰知心曲亂所思不可論 善曰毛詩曰亂我心曲古詩曰所思在遠道 翰曰所思不見復何論也

數詩 五言 翰曰數從一為首畢至十以為文理述其所情也

鮑明遠

一身仕關西家族滿山東 善曰家語孔子曰恭敬忠信四者可以正國豈特一身漢

書王衛尉曰蕭何守關中搖足則關西非陛下所有又曰高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也

二年從車駕齋祭甘泉宮　善曰漢書曰元延二年行幸甘泉賦曰正月從上甘泉蔡邕獨斷曰不敢指斥天子故但言車駕漢書曰武帝作甘泉宮中為臺置祭具以致天神也　銑曰漢有甘泉宮祈祭之所也

三朝國慶畢休沐還舊邦　善曰漢書谷永上書曰食於三朝之會周禮曰國有福事則慶賀之漢書曰張安世休沐未嘗出王粲贈蔡子篤詩曰言戾舊邦　向曰三朝謂正朝也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是也國慶謂朝會既畢乃止息還於舊國也休沐止息也

四牡曜長路輕蓋若飛鴻　善曰毛詩曰駕彼四牡石崇還京詩曰迅風翼華蓋飄飄若飛鴻　向曰四牡四馬也富貴榮華故光曜長路其蓋輕疾如鴻鴈飛

五侯相餞送高會集新豐　善曰漢書曰成帝悉封舅王譚

王立王根王逢王商時為列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又曰漢王置酒會三輔舊事曰太上皇思慕鄉里高祖徙豐沛商人立為新豐也　良曰新豐邑名

六樂陳廣坐組帳揚春風

善曰周禮曰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鄭玄曰此固所以存六代之樂史記侯嬴曰公子自迎嬴羣衆廣坐之中嵇康贈秀才詩曰組帳高褰　濟曰六樂謂六代樂也組縚綬之屬以繫帳也

七盤起長袖庭下列歌鐘

善曰張衡舞賦曰歷七盤而屣躡韓子曰長袖善舞國語曰公錫魏絳女樂二八歌鐘一肆　良曰七盤舞名列行也

八珍盈彫俎綺肴紛錯重

善曰莊子曰祝宗人說彘曰汝奚惡死吾將加汝肩尻乎彫俎之上應璩與公琰書曰繁俎綺錯羽爵飛騰　翰曰周官食醫掌和八珍之齊盈滿也彫俎器也肴膳也謂其品色多名如綺文紛飾重多言也

九族共瞻遲去**賓友仰**

徽容之親也張載送鍾參軍詩曰善建理不拔闡道播徽容 濟曰遲待徽美也

善曰尚書曰敦叙九族孔安國曰九族高祖玄孫

十載學無就善宦一朝通 善曰漢書曰張釋之事文帝十年不得調又曰司馬安巧善宦四至九卿 向曰學十年曰大成言無就者謙也善猶良也十者小數之極故數詩至此而止

翫月城西門廨 善作解 中 五言 翰曰廨公府也時昭為秣陵令

鮑明遠

始出 善作見 西南樓纖纖如玉鉤 善曰西京雜記公孫乘月賦曰值圓巖而似鉤蔽修堞如分鏡王逸楚辭注曰曲瓊玉鉤也 向曰月初出於西南纖纖然有似玉鉤

末映東北

墀娟娟似娥眉善曰說文曰墀塗地也禮天子赤墀上林賦曰長眉連娟毛詩曰螓首娥眉向曰出於西南圓宜映東北階也娟娟明媚貌此月初出光微也娥眉婦人之眉也娥眉蔽珠櫳玉鉤隔瑣窻善曰珠櫳以珠飾疏也瑣窻窻爲瑣文也范曄後漢書曰梁冀第舍窻牖皆有綺疏青瑣也　翰曰蔽隱於欄檻阻於窻牖珠者飾之以珠瑣者畫之以文也三五二八時千里與君同善曰二八十六日也釋名曰望滿之名月大十六日月小十五日淮南子曰道德之論譬如日月馳騖千里不能改其處　銑曰請從微至明也三五十五日也千里與君同者言思友朋遠與同也夜移衡漢落徘徊帷五臣作入戶中善曰衡斗中央也漢天漢也陸機擬古詩曰天漢東南傾曹植七哀詩曰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　翰曰衡北斗也漢天河也夜久將迴旋入於帷戶之中也

歸華先委露別葉早辭風善曰言歸華先委為露所墮別葉早辭為風所隕華落向本故曰歸華葉下離枝故云別葉王逸楚辭注曰委弃也翼氏風角曰木落歸本水流歸末　向曰此言初月之時見草木華葉皆早委風露而落也歸別皆落也委著也亦如人從微至著終見衰謝也客遊厭苦辛仕子倦飄塵善曰陸機荅張士然詩曰飄飖冒風塵休澣自公日宴慰及私辰蜀琴抽白雪郢曲發五臣作繞陽春善曰禮記曰晏子澣衣以朝字林曰醧私宴飲也方言曰慰居也相如工琴而處蜀故曰蜀琴客歌郢中故稱郢曲也宋玉笛賦曰師曠將為白雪之曲也又對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　濟曰休息公務之日宴樂私家之辰奏此琴曲以自娛也澣謂洗濯神思也抽猶奏也白雪陽春並曲名郢國名繞猶弄也肴

乾酒未缺五臣作闋金臺五臣作壺啓夕淪迴軒駐輕蓋留酌待情人善曰肴雖乾而酒未止金壺之漏已啓夕波杜預左氏傳注曰肴乾而不食爾雅曰小波為淪陸機漏賦曰伏陰蟲以承波吞恒流其如揖　良曰肴膳已乾而酒情未終金壺之水已開滴漏言夜將盡矣軒車也言迴車將歸復駐輕蓋而留酌以待情人情人友人之别離者缺終也金壺貯刻漏水者以銅為之故曰金壺啓開也淪猶盡也

始出尚書省五言

謝玄暉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朓兼尚書殿中郎高宗輔政以朓為諮議領記室高宗明帝也　翰曰朓為尚書殿中郎故出尚書省

惟昔逢休明十載朝雲陛善曰休明謂齊武皇帝也左氏傳曰王孫滿曰德之休明蕭子顯齊書曰朓解褐豫章王行參軍然王故朝也左思七牧曰開甲第之廣衮建雲陛之嵯峨翰曰惟思也休明謂武帝時雲五雲殿也陛階也既通金閨籍復酌瓊筵醴善曰解嘲曰歷金門上玉堂應劭漢書注曰籍者為二尺竹牒記其年紀名字物色懸之宫門案省相應乃得入也袁宏夜酣賦曰開金扉坐瓊筵漢書曰楚元王敬禮穆生等穆生不嗜酒元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也銑曰金閨金門也謂懸名於門乃通出入所謂禁門也瓊筵謂天子宴羣臣之席言瓊者珍美言之醴酒也宸景厭照臨昏風淪繼體善曰宸北辰以喻帝位也蕭子顯齊書曰鬱林王文惠太子長子武帝崩王即位毛詩曰明明上天照臨下土尚書曰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廣雅曰昏亂也又曰淪沒也公羊傳曰

是子也繼文之體守文王之法度 向曰宸帝居也景日也天子比於日以照臨天下也言厭者謂武帝崩也位昏亂淪溺不絕帝體武帝既崩鬱林王昭業即

紛虹亂朝日濁河穢清濟

善曰漢書息夫躬絕命辭曰虹霓燿兮日微張晏曰虹蜺邪陰之氣也而有照耀以蔽日月方讒言流行忠良浸微也戰國策張儀說秦王曰清濟濁河足以為阻孔安國尚書注曰濟水入河並流十數里清濁異色混為一流亦喻讒邪之穢忠正也 濟曰紛虹邪陰之氣亂蔽朝日而濁河之水穢清濟之水皆喻鬱林王之昏濁不絕也

防口猶寬政餐荼更如薺

善曰言防衆口寶由寬政雖遇餐荼之苦更同如薺之甘時明帝輔政故曰寬也左氏傳陳公子完謂齊侯曰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君之惠也仲長子昌言曰有軍興之大役焉有凶荒之殺用焉如此則清修潔皎之士固當食荼監膽枕藉菁棘毛詩曰誰謂荼苦其甘如

辯 良曰厲王暴虐殺國人以止謗者名穆公諫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王不聽之國莫敢言道路以目比之於鬱林王則猶為寬政矣人苦其政甚於餐荼方之苛法則餐荼草如薺薺焉荼苦草薺甘草

英衮暢人謀文明固天啓

善曰英衮謂明帝也初為尚書令故曰英衮蕭子顯齊書曰明帝以太后廢鬱林王及海臨王而即位周禮曰三公自衮冕而下漢書音義曰暢通也周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又曰見龍在田天下文明左氏傳曰晉侯賜畢萬魏卜偃曰以是始賞天啟之矣 向曰衮三公服也暢通也時明帝為丞相輔國政故云英衮也通於人謀謂國人謳謠願明帝即位而明帝文明之德天啟之也謂受太后敎廢鬱林而明帝立

青精翼紫軑

大

黃旗映朱邸

善曰春秋元命苞曰殷紂之時五星聚房房者蒼神之精周據而興然青即蒼也齊木德故蒼精翼之孔安國尚書傳曰翼輔也方言曰韓楚

之間輪謂之軑徒計切天子之車以紫為蓋故曰紫軑司馬德操與劉恭嗣書曰黃旗紫蓋恒見東南終成天下者揚州之君乎史記曰諸侯朝天子於天子之所立宅舍曰邸漢書曰代王入代邸諸侯王朱戶故曰朱邸

翰曰青精星也黃旗瑞雲也皆有者將興之符應也翼輔也紫軑天子車也朱邸明帝所居謂青精輔車黃旗映於帝宅此謂明帝將即位之時瑞也

還觀司隸章復見東都禮

善曰東觀漢記更始欲北之雒陽以上為司隸校尉三輔官府吏東迎雒陽見更始諸將過者數十輩皆冠幘而衣婦人之衣大為長安所笑見司隸官屬皆相指視之極望老吏或垂涕粲然復見官府儀體賢者蟻附也

銑曰章儀也更始將軍以光武為司隸校尉三輔府吏皆東迎漢光武於洛陽也言明帝自丞相即位下人願之亦如漢光武也故還復見此儀禮也

中區咸已泰輕生諒昭洒

音洗

善曰文賦曰佇中區以

玄覽說文曰洒滌也 良曰中區中國也泰大也言明帝即位聖政流通下人信可昭明洗滌穢濁也輕生謂下人也諒信昭明也

趨事辭宮闕載筆陪旌棨 音啓 善曰謂出殿中而爲記室也 漢書曰朱博夜寢早起妻希見面趨事如是愼子曰趨事之有司賤也禮記曰史載筆士載言司馬彪續漢書曰公以下至二千石騎吏四人皆帶劔棨戟爲前行韋昭漢書注曰棨戟也 濟曰朓自尚書殿中郎明帝以爲諮議領記室故云載筆陪旌棨旌棨門之列戟也筆謂朓以文吏職用筆爲務也初趨走王事既見功成將歸邑里故辭宮闕也語合在旌棨之下今在上者逐文之便也載用也

邑里向疏蕪寒流自清泚 善曰鶡冠子曰士之居邑里貫達國語注曰蕪薉也說文曰泚清也且禮切 向曰朓之邑里人物向疏居處荒蕪謂别離久也清泚秋水流貌也

衰柳尚沈沈凝露方泥泥 上

善曰毛詩曰蓼彼蕭斯零露泥泥廣雅曰方正也毛萇曰泥泥沾濡也　翰曰哀柳自喻也沘沘茂盛也泥泥濡也謂雖衰老尚為君王所顧猶為茂盛恩澤霑濡也

零落悲友朋歡虞讌五臣作娛宴兄弟 善曰孔融與曹操書曰海內知識零落殆盡虞與娛通毛詩序曰棠棣燕兄弟也　銑曰久辭邑里朋友零落故悲也

既秉丹石心寧流素絲涕 善曰丹石言不移也呂氏春秋曰石可破而不可奪其堅丹可磨而不可奪其赤韓子曰上下相德守道者皆懷金石之心素絲隨染涕墨子所悲也淮南子曰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高誘曰閔其化也曹顏遠感時詩曰素絲與路岐　良曰秉執丹赤石堅也既執忠赤堅貞之心安能為素絲之變而流淚涕也寧安也

秉此終蕭散五臣作因此得蕭散 垂竿深澗底 善曰孫忠龜賦曰沉舟於清泠之淵垂竿於巖澗之下如

淳漢書注曰乘因也　翰曰蕭散逸志也垂竿釣魚也

直中書省　五言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朓轉中書郎　銑曰直謂宿於禁中以備非常

謝玄暉

紫殿肅陰陰彤庭赫弘敞　善曰紫殿紫宮也漢書成紀曰神光降集紫殿莊子曰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西都賓曰玉階彤庭西京賦曰赫昈以弘敞　向曰紫殿天子居也彤庭謂禁中多赤色肅嚴也陰陰沈貌　赫盛也弘敞高大貌

風動萬年枝日華承露掌　善曰晉宮闕名曰華林園南萬年樹十四株漢書曰日華耀宣明又曰武帝作柏梁銅柱承露盤僊人掌也　良曰萬年木名承露掌謂起高臺為仙人形以掌承盤盤承甘露也華謂日光照也

玲瓏結綺錢深沈映

朱網善曰晉灼甘泉賦注曰玲瓏明見貌也東宮舊事曰窻有四面綾綺連錢楚辭曰網戶朱綴刻方連王逸注曰罔綺文縷也綴緣也網與罔同而義異也濟曰綺錢朱網並宮殿之飾也玲瓏疎貌沈亦深也

紅藥當階翻蒼苔依砌上善曰淮南子曰窮谷之汙生以蒼苔銑曰紅藥謂所植草色紅者翻亂蒼青也

玆言翔鳳池鳴珮五臣作佩多清響善曰晉中興書曰荀勗從中書監為尚書令人賀之乃發恚云奪我鳳凰池卿諸人何賀我邪禮記曰君子行則鳴珮玉翰曰翔集也鳳池中書省也鳴佩所佩玉也

信美非吾室中園思偃仰善曰登樓賦曰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毛詩曰或棲遲偃仰向曰中書信為美然非居室也思丘園以自偃仰也

朋情以鬱陶春物方駘徒改蕩善曰尚書曰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莊子曰惠施之林駘蕩而不

得逐物不及司馬彪曰駘蕩猶施散也　良曰不見朋友鬱陶心憂之也駘蕩春光色也安得淩
風翰聊恣山泉賞善曰莊子曰鵲巢於高榆之顛巢
作淩風而起毛詩曰如飛如翰鄭玄曰如鳥之飛翰也　翰曰願如鳥飛恣平生所尚也

觀朝雨五言

謝玄暉

朔風吹飛雨蕭條江上來既灑百常觀復集九成臺善曰張景陽七命曰表以百常之闕西京賦曰通天眇以竦峙勁百常而莖擢薛綜曰臺名也爾雅曰觀謂之闕呂氏春秋曰有娀氏有二佚女為九成臺飲食必以鼓也銑曰朔北也蕭條雨兒灑水而隨成貌百常觀高闕

也九成臺謂九層臺也言雨灑集於水也空濛如薄霧散漫似輕埃濟曰空濛散漫雨微貌埃塵也平明振衣坐重門猶未開善曰楚辭曰平明發兮蒼梧新序曰老古振衣而起周易曰重門擊柝向曰振舉也重門帝宮門也耳目暫五臣作蹔無擾懷古信悠哉善曰東京賦曰慨長思而懷古毛詩曰悠哉悠哉毛萇曰悠思也　向曰未理事也擾煩也思古人榮哀之理信遠哉也戢翼希驤首乘流畏曝鰓善曰成公綏慰情賦曰惟潛龍之勿用戢鱗翼以匿影鄒陽上書曰蛟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鵬鳥賦曰乘流則逝三秦記曰河津一名龍門雨傍有山水陸不通龜魚莫能上江海大魚薄集龍門下上則為龍不得上曝鰓水次也　向曰戢斂希望也龍門之水魚上首則為龍不得上者曝鰓于水次曝露也朏自喻斂翼而退復望舉首以求貴盛又思失勢

如乘流縣綴者也

動息無兼遂歧路多徘徊

善曰動息猶出處言出處之情有疑譬臨歧路而多惑也淮南子曰楊子見逵路而哭之謂其可以南可以北　銑曰動息猶出處也出處之道不可兩兼而遂之則歧路甚多不知所從故徘徊中心不安定也

方同戰勝者去翦北山萊

善曰言隱勝仕也方猶將也毛詩曰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毛萇曰萊草也　向曰子夏肥而或有問之者子夏曰吾戰勝人問曰何謂戰勝曰吾入見夫子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又榮之二者戰于胷臆而夫子之義勝故肥也朓欲同之以不仕為勝故將去采北山之草萊草也明雖草之賤物亦不棄也

郡內登望

五言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朓出為宣城太守　翰曰朓出為宣城太守郡內登望也

謝玄暉

借問下車日匪直望舒圓善曰張景陽詩曰下車如昨日望舒四五圓　良曰自問下車始至之日非直一月謂巳經時序也望舒月也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善曰毛詩曰翹翹錯薪言刈其楚說文曰楚叢木也鄭玄毛詩箋曰蒹葭在衆草之中蒼蒼然也　濟曰秋氣寒而登城上故云寒城眺望也平楚木叢也蒼然草木色也山積陵陽阻溪五臣作磎流春穀泉善曰江賦曰幽澗積阻沈約宋書曰宣城郡太康中分丹陽立陵陽子明得仙於廣陽縣山戰國策曰歙茹溪之流漢書曰丹陽郡有春穀縣水經注曰江連春穀縣北又合春穀水　銑曰陵陽山名阻險也言山之積重者有陵陽之險磎中所流有春穀之泉春穀水名威紆距遥甸巉嵒帶遠

天 善曰威紆威夷紆餘流長之貌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距至也廣雅曰嶢嶷高也 向曰威紆長曲貌謂山川長曲至于遥向山高之勢帶于遠天也距至也甸謂去王城五百里也 切切陰風暮桑柘起寒煙 翰曰桑柘木名遠望煙生于中也 悵望心已極惝五臣作㦎怳魂屢遷 善曰蔡邕詩曰朞宿何悵望楚辭曰招惝怳而永懷招勑驕切惝兄壤切怳怳往切 銑曰㦎怳冤神不安貌 結髮倦為旅平生早事邊 善曰漢書曰霍光結髮內侍論語子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 向曰結髮謂弱冠時也旅客也平生早事于邊疆戎馬之事也 誰規鼎食盛寧要狐白鮮 善曰家語曰子路南遊于楚列鼎而食晏子春秋曰景公被狐白之裘坐于堂側 良曰規猶取也寧無也要猶取也狐白裘也鮮麗也 方弃汝南諾言税遼東田 善曰續漢書曰

汝南太守南陽宗資任用范滂時人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魏志曰管寧聞公孫度令行海外遂至于遼東皇甫謐高士傳曰人或牛暴寧田者寧為牽牛著涼處自飲食也 濟曰後漢宗資為汝南郡守每事委功曹范滂但唯諾而已今方弃之也管寧至遼東或人有牛暴寧田者寧牽牛為飼之其人大慙於是禮讓大行海表眺志欲追蹤此事也

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 五言

善曰徐勉伏曼容墓誌序曰曼容為大司馬諮議參軍出為武昌太守 翰曰伏曼容為大司馬諮議參軍出為武昌太守孫權都在此郡朓聞曼容作此詩遂追和之

謝玄暉

炎靈遺劒璽當塗駭龍戰 書曰炎靈謂漢也典引曰當炎上之烈精漢儀禮志曰皇太子即位中黄門以斬蛇寶劒授與苑曰晉惠帝元康三年武庫火燒漢高斬白蛇劒吳書曰初黄門張讓等作亂劫天子出奔尚璽投井中春秋保乾圖曰漢以魏徵當塗在世名行四方獻帝紀太史丞許芝奏故白馬令李雲上事曰許昌氣見於當塗高者魏也象魏者兩觀闕是也當道而高大者魏也當代漢周易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黄 銑曰遺劒璽謂失位也駭龍戰謂用干戈鬬天下也

聖期缺中壤霸功與寓縣 善曰論衡曰孟子曰五百年有王者興五百年者以為天出聖期也桓譚陳便宜曰所謂霸功者法度明正百官修治威令流行者也蒼頡篇曰字邊也說文曰㝢籀文字宇也 銑曰千年一聖人出也謂漢末聖期失于中國但有霸功起於區㝢郡縣謂吳蜀魏並起

鵲起登吳山鳳翔陵楚甸

善曰莊子曰鵲上城之垝巢于高榆之顛城壞巢折陵風而起故君子之居時也得時則義行失時則鵲起司馬彪曰垝最高危限之處也起飛也東都賦曰龍飛白水鳳翔參墟孫氏初基武昌後都建鄴故云吳山楚甸也垝居毀切　翰曰鳳翔謂飛高故比於帝王之興也陵楚甸謂吳并楚地得之也

衿帶窮巖險帷帟盡謀選

善曰西京賦曰巖險周固衿帶易守漢書高祖曰運籌策於帷帳之中左氏傳蔿啓彊曰趙成中行吳皆諸侯之選也鄭玄毛詩箋曰選者謂於倫等之中最上也　向曰吳國以巖險為衿帶帷幄謀人盡其妙選帷帟謂帷幄也

壯拒溺驂鑣西龕五臣作戡**收組練**

善曰壯拒謂禦曹操西龕謂敗劉備也春秋感精符曰强傑並侵戰兵雷合龍門溺驂宋均曰龍門魯地名也時齊與宋鄭戰敗相殺血溺驂馬尚書序曰西伯戡黎孔安國曰戡勝也龕與戡音義同左傳曰組甲三百被練三千馬

融曰組甲以組為甲被練為甲裏也　良曰吳北拒江
淮故溺驂鱗而難度此所以隔限中國也驂馬鱗轡也
吳西伐楚戰勝收其組練
三千組練皆甲也戢勝也
江海既無波俯仰流英盼　五臣
作眄字　善曰禮斗威儀曰其君乘木而王其政象平
則江海不投波好色賦曰竊視流盼　濟曰江海無波謂
國內清平也將欲圖
中原故曰流英眄
袞冕類禋郊卜揆崇離殿　善曰周禮曰王
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又曰兆五
帝于四郊四類亦如之孔安國尚書傳曰類事類也又
曰精意以享曰禋毛詩曰卜云其吉終然允臧毛萇曰
凡建國必卜之毛詩曰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毛萇曰揆
度也度日出日入以知西東視定北準極以正南北毛
萇詩傳曰崇立也西都賦曰外則離殿別寢　翰曰袞
冕謂衣冠也將肆類羣后禋祭郊廟山川也卜
度其事崇其離宮別館宮殿之屬以為洪業也　**釣臺臨**

講閱樊山開廣讌 善曰吳志曰孫權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大歡國語號文公曰一時講武公羊傳曰大閱者何簡車馬也水經曰武昌郡治城南有表山即樊山也北背大江江上有釣臺顏延年釋奠詩曰即宮廣讌 向曰釣臺臺名臨之講武閱兵車也樊山山名於此廣為宴樂也

文物共葳蕤

聲明且葱蒨 善曰左氏傳臧哀伯曰夫德儉而有度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 銑曰文物聲明謂衣冠禮樂也葳蕤葱蒨盛貌

三光厭分景書軌欲同薦 善曰三國名臣瓚曰三光參分宇宙暫隔禮記子曰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杜預左氏傳注曰薦獻也 翰曰謂三國厭分其土地欲使文書軌迹同為一統以進於晉矣薦進也

參差世祀忽寂寞市朝變 善曰魏都賦曰非有期乎世祀忽謂忽忽然而去也古出夏北門行曰市朝易人千載墓平 濟曰參差時不停貌

忽疾也寂寞空虛也**舞館識餘基歌梁想遺轉**五臣作囀　善曰燕城賦曰歌堂舞閣之基西征賦曰覓陛殿之餘基歌有繞梁故曰歌梁淮南子曰秦楚燕趙之歌也異轉而皆樂高誘曰轉音聲也　良曰妙歌者發聲聲繞梁而塵起故見梁則想其餘聲**故林衰木平荒池秋草徧雄圖悵若茲茂宰深遐睠**善曰茂宰謂伏武昌也言孫氏雄圖悵然如此伏氏感之而深遠睠　翰曰吳國英雄之圖謀悵然若此而曼容深思遠有睠想為之發詠**幽客滯江皐從賞乖纓弁**善曰楚辭曰朝馳騖兮江皐王逸注曰澤曲曰皐　良曰幽客朓自謂也纓弁屬曼容也言我留滯于江畔而相從賞樂遂乖于衣冠之列也皐澤畔也纓弁衣冠也**清卮阻獻酬良書限聞見**善曰良書謂伏詩也鄭玄禮記注曰卮酒器也毛詩曰獻酬交錯墨子曰墨子

獻書惠王王受而讀之曰良書也 濟曰清巵酒巵也相阻不得爲獻酬之禮而良書不同披讀也良書謂先王典籍也

幸籍芳音多承風采餘絢 善曰楚辭曰聞赤松之青塵願承風之遺則馬融論語注曰絢文貌也 良曰芳音謂曼容言也言承其雅風采詠餘美絢美也

于役儻有期鄂渚同遊行 善曰毛詩曰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楚辭曰乘鄂渚而反顧兮王逸注曰鄂渚地名也毛詩曰昊天曰旦及爾遊行毛萇曰遊行也行溢也鄭玄曰常與汝入往遊溢相從也 翰曰言行役若期至於武昌則當同爲遊樂也于役行役也鄂渚武昌渚名也行樂也

和王著作八公山詩 五言

善曰淮南子曰淮南王安養士數千人中有高才八人蘇非李上左吳陳由伍被雷被毛被晉昌爲八公神仙傳曰雷被誣告安謀反人告

公曰安可以去矣乃與登山即日升天八公與安所踐石上之馬跡存焉 翰曰王著作融也八公山名也王融登是山有作朓和之述王導謝玄破苻堅事也

謝玄暉

二別阻漢坻直尼雙崤望河澳於六 善曰左氏傳曰吳子伐楚子常乃濟漢而陣自小別至于大別左氏傳曰秦穆公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襲鄭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臯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必死是閒余收爾骨焉爾雅曰小沚曰坻又曰隩隈也 銑曰二別大別小別二山也為漢水所阻鎮也雙崤二山名為標望于河曲以為固也澳曲也茲嶺復巑在丸岏五丸分區奠淮服 善曰字林曰巑岏銳山也潘岳贈陸機詩

曰區域以分孔安國尚書傳曰奠定也　良曰兹嶺八公山也上說二別與崤之阻此述八公之險也巑岏高峻貌分其區域以定此

東限琅邪臺西距孟諸陸

善曰淮服之地也奠定也　孔安國尚書傳曰距至也周禮曰正東曰青州其藪曰孟諸爾雅曰宋有孟諸郭璞曰今在梁國睢陽縣東北然孟諸澤在八公山東而云西距者謂澤西距山以避上文耳謂山在澤東是也　向曰渤海閒有琅邪臺孟諸澤名距至也陸澤也

阡眠起雜樹檀欒蔭脩竹

善曰楚辭曰遠望兮阡眠杖乘兎園賦曰脩竹檀欒夾池水　濟曰阡眠遠望貌檀欒竹美貌登此遙望諸山川而生雜樹復蔭修竹也起猶生也

日隱潤疑空雲聚岫如複

翰曰山林幽邃日光隱蔽潤暗如空也雲氣集聚繁鬱峯岫若重複

出沒眺樓雉遠近送春目

善曰王肅家語注曰高丈長丈曰堵三堵曰雉也

呂氏春秋曰客出田騈送之以目　銑曰雉城也山之曲直下不一行陟出入以見樓城遠近皆送目則以望之

戎州昔亂華素景淪伊轂　善曰左氏傳曰衛侯登城以望見戎州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又孔子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素景謂晉也干寶搜神記曰金者晉之行也漢書曰轂水出轂陽谷東北入洛也禹貢曰伊洛瀍澗既入于河孔安國傳曰伊水出陸渾山　良曰戎州謂秦苻堅也亂華謂亂其華夏也言苻堅伐晉時見八公山上草木皆是兵苻堅乃敗登此山故述堅事也素景晉也晉金德王故云素景淪沒也晉道淪沒去洛陽而渡江也伊轂洛三水名

阽鹽**危賴宗衮微管寄明牧**　善曰宗衮謝安也明牧謝玄也晉中興書曰時盜賊強盛侵寇無已朝議求文武良將可以鎮北方者衛將軍謝安曰唯兄子玄可堪此任于是拜建武將軍兗州刺史領廣陵相監江北諸軍事漢書賈誼上書

曰安有天下阽危者若是臣瓚曰臨危曰阽或曰阽屋檐也論語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翰曰阽臨也宗哀謂尊為三公也宗謂王融同宗和融詩故云宗也哀三公服也言晉國臨危賴王導而破苻堅也收謂謝玄為兗州刺史亦同破苻堅微無也謂無王導謝玄猶齊之無管仲則國不理故云微管也

長蛇固能翦奔鯨自此曝

蒲卜切　五臣作暴　善曰八公山謝玄敗苻堅之處也長蛇喻融奔鯨喻堅也晉謝錄曰玄領徐州苻堅傾國大出玄為前鋒射傷苻堅陣殺苻融左氏傳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又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以為大戮杜預曰鯨鯢大魚名也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也　向曰長蛇害人固能翦滅之也奔鯨大魚吞食小物喻不義也而比魚亦已殺而暴曬之皆謂已破苻堅也

道

五臣作導

峻荒塵流業遙年運倏

善作儵　善曰陸機大暮

賦曰播芳塵之馥馥莊子若明曰予年運而往矣將何以戒我乎　翰曰險高逸遠倏疾也謂王導謝玄道高而芳塵流于後世功業遠大而年運倏疾也　平生仰令圖吁五臣作嗟命不淑　善曰平生眺自謂也左氏傳女叔齊曰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贊也薛君韓詩章句曰吁嗟歎辭也毛詩曰子之不淑楊泉五湖賦曰底功定績益寓令圖毛萇詩傳曰咨嗟也毛詩曰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向曰眺自言平生之志仰王謝美謀將為國效功以清海內嗟命不善遇未能致也謂不居要職也令美圖謀淑善也　浩蕩別親知連翩戒征軸　善曰楚辭曰志浩蕩而傷懷思玄賦曰繽連翩兮紛暗曖　濟曰浩蕩不得志也別親知謂任宣城太守也征軸行車也連翩如鳥飛貌言已似之　再遠館娃於佳宮兩去河陽谷　善曰方言曰吳有館娃之宮石崇思歸引序曰肥遯于河陽別

業 良曰館娃宮名河陽谷皆謂眺行歷處也

風煙四時犯霜雨朝夜沐 善曰曹植亟出行曰蒙霧犯風塵淮南子曰禹沐淫雨櫛疾風高誘曰以雨為沐浴也以疾風為梳箆也魏書公令曰沐浴霜露二十餘年 濟曰眺四出外職而四時皆犯風煙晝夜皆霑霜雨也沐霑也

春秀良已凋

秋場庶能築 善曰孫子曰秋霜被不凋其秀毛詩曰九月築場圃 翰曰謂年已衰老故云春秀已凋秋場庶能築謂告老將歸田也詩云九月築場圃故言之

和徐都曹 五言 善曰集云和徐都曹勉昧旦出新渚 銑曰都曹郎徐勉也

謝玄暉

宛洛佳遨遊春色滿皇州 善曰古詩曰驅車策駑馬遊戲宛與洛鮑照結客少年場

曰表裏望皇州　銑曰宛南陽也洛洛陽也皇州帝都也時都在江東而言宛洛者舉名都以言之也

結軫青郊路迴瞰蒼江流　善曰楚辭曰結余軫於西山周禮曰東方謂之青蜀都賦曰列綺疏以瞰江　向曰軫車也車馬相從如結迴遠瞰視也

日華川上動風光草際浮　善曰漢書曰日華曜宣明楚辭曰光風轉蕙汎崇蘭王逸注曰光風謂日出而風草木有光色也　翰曰風本無光草上有光色風吹動之如風之有光也

桃李成蹊徑桑榆陰道周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楚辭曰鳴鵠棲于桑榆毛詩曰有杕之杜生于道周毛萇曰周曲也　濟曰人皆好桃李之色游其下故成蹊桑榆茂盛陰于道路皆帀也周帀也

東都已俶載言歸望綠疇　善曰毛詩曰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毛萇曰覃利也王肅曰俶始也載事也言用我之利耜始事于

南畝也毛詩曰言旋言歸賈逵國語注曰一井為疇良曰載駕也東都門名謂二疏告老歸田所別處也眺將欲襲古人之跡故云已始駕也將歸田里以望綠疇疇田也

和王主簿怨情 五言 善注同 翰曰王主簿名季哲此詩言婦人怨曠以自託也

謝玄暉

掖庭聘絕國長門失歡宴 善曰漢書元紀曰賜單于待詔掖庭王嬙為閼氏應劭曰名嬙小字昭君娶女曰聘據單于而言也琴道雍門周曰一赴絕國掖庭王昭君所居也長門陳皇后所居也南都賦曰接歡宴於日夜 向曰掖庭長門二宮名聘絕國謂昭君嫁于匈奴失歡宴謂陳皇后失寵幽閉長門宮此自喻失位也 相逢詠蘼 善作蘪字 蕪辭寵悲班 五臣作團字 扇 善曰班婕

好怨詩曰新製齊紈素鮮潔如霜雪裁為合歡扇團圓似明月　良曰古詩云上山採蘼蕪下山逢故夫失寵者相逢各詠此詩也班婕妤失寵悲怨作團扇詩言秋至則扇見弃捐故也臣之失位亦然也

花叢亂數蝶風簾入雙燕

五臣作飛鷰　銑曰蝶鷰皆比小人在位也婦人之意則數蝶雙鷰皆有耦而我獨失儔匹喻小人尚且在位而我獨見弃置也

徒使春帶賒坐惜紅粧變

善曰賒緩也　濟曰徒懷憂憤使衣帶已緩年逝顏衰坐自惜也何時復用於時也

平生一顧重宿昔千金賤

善曰鄭玄毛詩箋曰顧迴首也列女傳曰楚成鄭子瞀者楚成王之夫人也初成王登臺子瞀不顧王曰顧吾與女千金子瞀遂行不顧曹植詩曰一顧千金重何必珠玉錢阮籍詠懷詩曰宿昔同衾裳　翰曰平生謂少年日宿昔衰老時也少年日顧顏色以相重衰老恩移則千金之軀忽見

捐弃亦猶時君不顧舊臣有功不録也故人心尚爾故心人不見善曰古樂府曰相去萬餘里故人心尚爾鄭玄毛詩箋曰尚猶也字書曰爾詞也向曰故人心尚爾謂君心不迴也故心人不見謂婦人之心戀於夫也忠臣之志戀于君也

和謝宣城五言善注同翰曰謝脁為宣城太守作卧疾詩沈約今和之

沈休文

王喬飛鳧舄東方金馬門從宦非宦侶避世非不善作避喧善曰范曄後漢書曰王喬者河東人也顯宗時為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望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東南飛來于是伺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隻舄焉乃詔尚方

識視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史記曰武帝時齊人有東方生名朔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沈於俗避世金馬門　翰曰王喬則從宦非宦侶也東方朔則避世非避喧也

揆余發皇鑒短翮屢飛翻

善曰楚辭曰皇鑒揆予于初度丁儀周成王論曰振短翮與鸞鳳並翔　濟曰揆度也皇鑒天子鑒也言天子度我才器以發明鑒而短才屢見稱用如鳥之短翮屢為飛翻也

晨趨游

善作朝

建禮晚沐卧郊園

善曰漢書典職曰尚書郎晝夜更直於建禮門內沐休沐也　濟曰建禮門名晚節休沐歸卧於郊園

賓至下塵榻憂來命綠罇

善曰謝承後漢書曰徐稺字孺子豫章人屢辟公府不起時陳蕃為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稺不免之既謁而退蕃在郡不接賓唯稺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應休璉與曹長思書曰紅塵蔽于几榻傳玄雜詩几榻委塵埃漢書東方朔曰臣聞銷憂者

莫若酒也銑曰言壓者榻上有壓也

昔賢侔時雨今守馥蘭蓀

善曰字林曰侔齊等也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今守即朓也潘正叔贈河陽詩曰流聲馥秋蘭王逸楚辭注曰蓀香草也良曰馥香也蘭蓀香草也

神交疲夢寐路遠隔思存

善曰莊子曰子綦曰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說文曰交會也毛詩曰雖則如雲匪我思存向曰夢有六候皆魂神所交也與謝朓相去既遠但神交而已故疲於夢寐而思慮所存也

牽拙謬東汜浮惰及

五臣作反

西崐

善曰梁書曰隆昌中約出為東陽太守明帝即位徵為五兵尚書以日之早晏喻年之少老也牽拙牽率庸拙也東汜謂暘谷日之所出也浮惰浮名惰懶也西崐謂崦嵫日之所入也翰曰東汜日初出處比少壯也西崐日入處比衰老也謂少壯之時牽拙才謬入王事而浮惰疎昧歸于衰老也反歸也

顧循良菲薄何以儷璵璠 善曰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楚辭曰質菲薄而無由馬融論語注曰菲薄也廣雅曰儷偶也左氏傳曰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斂杜預曰璵璠美玉也 濟曰菲輕也約謙言自顧循揣良為輕薄之才 何以偶于良玉之美也璵璠良玉也

將隨渤澥去刷羽汎清源 善曰解嘲曰若江湖之雀渤澥之鳥吳都賦曰刷蕩漪瀾說文曰刷刮也劉公幹詩曰方塘含清源 向曰顧如鳥遊渤澥之水薄刷羽毛汎弄清波以自取性

應王中丞思遠詠月 五言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王思遠為御史中丞 良曰王思遠有詠月之作約和之

沈休文

月華臨靜夜夜靜滅氛埃善曰魏明帝詩曰靜夜不能寐楚辭曰辟氛埃而清涼翰曰氛埃塵也方暉竟戶入圓影隙中來善曰淮南子曰受光於隙照一隅受光於戶照室中無遺物況受光於宇宙乎說文曰隙壁際也翰曰光照逐門方故方暉竟盡也隙穴圓故影亦圓也高樓切思婦西園游上才善曰曹子建七哀詩曰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魏文帝芙蓉池詩曰乘輦夜行游逍遙步西園丹霞夾明月華星出雲閒　向曰高樓思婦見月而思切也西園謂魏氏鄴都之西園也文帝每以月夜集文人才子共游於西園網軒映珠善本作朱綴應門照綠苔善曰楚辭曰網戶朱綴刻方連下云綠苔此當為朱綴今並為珠疑傳寫之誤漢書班婕妤自傷賦曰潛玄宮兮幽以清應門閉兮禁闥扃華殿塵兮玉陛苔中庭萋兮綠草

生銑曰軒屋檐也以網及珠綴而飾之應門門名幽閒之所故多綠苔月光照之增其思也洞房殊未曉清光信悠哉善曰楚辭曰姱容修態亙洞房毛萇詩傳曰悠遠貌也　良曰洞深悠遠也

冬節後至丞相第詣世子車中作 五言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豫章王嶷太祖第二子也薨贈丞相揚州牧長子廉字景藹為世子蔡邕獨斷曰諸侯適子稱世子　翰曰冬節冬至日也約往弔之傷其閒寂還於車中作是詩也第宅也

沈休文

廉公失權勢門館有虛盈善曰王符潛夫論曰昔魏其之客流於武安長平之利移

於冠軍廉頗翟公再盈再虛向曰廉頗失權門下客皆去是虛也及復位賓客復來是盈也貴賤猶如此況乃曲池平善曰漢書曰下邽翟公為廷尉賓客亦塡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後為廷尉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桓子新論雍門周說孟嘗君曰千秋萬歲後高臺既已傾曲池又以平良曰且生者時貴賤猶復如此而況沒死者乎曲池已平謂無人遊也高車塵未滅珠履故餘五臣作無聲善曰漢書曰于定國父于公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之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說文曰高車其蓋高立載之車也史記曰春申君上客皆躡珠履濟曰高車車上蓋高也珠履謂門客皆以珠飾履也車行則塵起履步則有聲塵未滅者思昔日之車行若在目故也餘聲者思昔時之履步若在耳故也賓階綠錢滿客位紫苔生善曰家語曰公自作階孔子由

賓階升堂立侍又曰醮於客位加其有成也崔豹古今注曰空室無人行則生苔蘚或青或紫一名綠錢禮記曰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又曰殯於客位祖於庭　銑曰綠錢者青苔也紫苔亦同也無人行故此物皆生也賓階相揖而上者客位客所居處

誰當九原上鬱鬱望佳城

善曰禮記趙文子曰以從先大夫於九原鄭玄曰晉卿大夫之墓地在九原西京雜記曰滕公駕至東都門馬鳴跼不肯前皆以前脚跼地久之滕公懼使卒掘馬所跼地入三尺所得石槨有銘焉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滕公曰嗟乎天也吾其即安此乎遂葬焉漢書曰夏侯嬰號滕公也　翰曰九原卿大夫葬地也鬱鬱松柏盛貌佳城墓之塋域也

學省愁卧一首　五言

善曰學省國學也梁書曰齊明帝即位約遷國子祭酒五臣

作直學
省愁卧

沈休文

秋風吹廣陌蕭瑟入南闈善曰廣雅曰陌道也向曰蕭瑟清風貌闈門也愁人掩軒卧高牕時動扉善曰楚辭曰愁人兮奈何掩猶閉也軒長廊也濟曰軒門也扉牕扉也虛館清陰滿神宇曖微微善曰謝靈運齋中詩曰虛館絕諍訟曹植九詠曰蔓葛滋兮冒神宇王逸楚辭注曰曖曖暗昧貌南都賦曰清廟肅以微微銑曰室宇深高清陰之氣自滿神宇謂其華飾如神也曖微微不明貌網蟲垂戶織夕鳥傍檐飛善曰張景陽雜詩曰蜘蛛網戶屋魏文帝詩曰蜘蛛繞戶牖纓珮空為忝江海事多違善曰爾雅

曰忝辱也莊子曰就藪澤處閒曠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也廣雅曰違異也謂乖異也　良曰纓佩官服飾也忝叨忝也江海事謂隱逸不仕

山中有桂樹歲暮可言歸 善曰山中有桂樹即攀桂枝而聊淹留也韓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莫薛君曰莫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也　銑曰桂樹芳香而貞堅故君子尚之年將衰老可以歸休

詠湖中鴈 五言

沈休文

白水滿春塘旅鴈每迴翔 善曰劉公幹雜詠詩曰方塘含白水中有鳧與鴈謝靈運戲馬臺集詩曰旅鴈違霜雪楚辭曰孔雀兮迴翔穀梁曰掩禽旅范甯曰眾禽也　銑曰塘池翔飛也

唼

所甲

流牽弱藻斂翮帶餘霜 善曰楚辭曰鳧鴈皆唼夫梁藻應瑒建章臺集詩曰遠行蒙霜雪 向曰唼入水鳥食貌牽以口牽之弱藻草蔓也藻水草也鴈不巢而宿故帶霜也

羣浮動輕浪單汎逐孤光 善曰上林賦曰鴻鷫鵠鴇浮乎其上 銑曰日照平湖汎汎有光故鴈之單者逐儔侶浮行於遠光也孤猶遠也

懸飛竟不下亂起未成行 善曰呂氏春秋曰羣鳥翔而不下白虎通曰鴈飛則成行 向曰懸高也亂起驚起也

刷羽同搖漾一舉還故鄉 善曰搖漾飛貌也韓詩外傳曰饒曰黃鵠一舉千里烏孫公主歌曰願爲黃鵠兮歸故鄉 濟曰刷理也搖漾飛貌故鄉鴈門山也

三月三日率爾成篇 五言 良曰率爾率疾也

沈休文

麗日屬元巳年芳具在斯善曰南都賦曰暮春之禊元巳之辰　銑曰元巳上巳也具備斯此也閑花巳五臣或作日字帀樹流嚶五臣作鶯字復滿枝洛陽

繁華子長安輕薄兒善曰阮籍詠懷詩曰昔日繁華子安陵與龍陽范曄後漢書曰李寶勸劉嘉且觀成敗光武聞告于鄧禹曰孝孫素謹當是長安輕薄兒誤之耳嘉字孝孫嚶於耕切　翰曰逐勢背義志在矜夸曰輕薄也東出千金堰西臨鴈鶩莫卜陂善曰楊佺期洛陽記曰千金堰在洛陽城西去城三十五里堰上有穀水塢朱超石與兄書曰千金堤舊堰穀水魏時更修謂之千金塢廣雅曰堰潛堰也謂潛築土以壅水也一作塌音塌塢烏古切堰一建切然三字義同而音則異也漢宮殿疏

曰長安有鳫鶩陂承昆明下流也 向曰千金堰名在洛陽東鳫鶩陂在長安西

游絲映空轉高楊拂地垂綠幘責文照曜紫燕五臣作鷰字光陸離善曰漢書曰董偃與母以賣珠爲事隨母入館陶公主家因留第中偃謁上綠幘傅韝毛萇詩傳曰日出照曜尸子曰我得而民治則馬有紫鷰蘭池劉劭趙都賦曰良馬則飛兔奚斯常驪紫鷰楚辭曰玉佩兮陸離 濟曰綠幘寵臣冠其文照曜於日紫鷰良馬也裝飾有光色也陸離光色貌

清晨戲伊水薄暮宿蘭池善曰曹子建名都篇曰清晨復來還楚辭曰薄暮雷電歸何憂廣雅曰薄至也漢書曰渭城有蘭池宮 良曰蘭池宮名在長安

象筵鳴寶瑟金瓶汎羽卮善曰吳都賦曰桃笙象簟韜于筒中漢書曰莽何羅行觴寶瑟瓶酒器也古樂府辭曰金瓶素綆汲寒漿羽卮即羽觴也楚辭曰瑤漿蜜勺實

羽觴　銑曰象蓮箄也金瓶貯酒器也羽卮盃也上飾以爲羽文也寧憶春蠶起日暮桑欲萎善曰枚乘免園賦曰桑萎蠶飢中人望奈何向曰婦人翫游不憶蠶之事蠶食曰起萎死也長袂屢以拂彫胡方自炊善曰楚辭曰長袂拂面善留客宋玉諷賦曰主人之女為臣炊彫胡之飯露葵之羮來勸臣食鄭玄毛詩箋曰方且也翰曰楚辭云長袂拂面善留客也言屢以拂者美人留客之義彫胡草名其實凝味美人自為客炊之愛而不可見宿昔減容儀且當忘情去歎息獨何為善曰毛詩曰愛而不見公孫尼子曰衆人役物而忘情郭象論曰忘情於無有之域曹子建贈白馬王詩曰太息將何為濟曰事有所阻各據其分故雖情甚愛之有不可見者而宿昔之憂可損人儀容且遺忘于情愛違而去之亦何歎息也

雜擬上

擬古詩十二首

陸士衡 良曰雜謂非一類擬比也比古志以明今情

擬行行重行行 濟曰此明閨婦之思

悠悠行邁遠戚戚憂思深 向曰悠悠遠貌邁亦行也戚戚憂也言懷其行人憂思之深 此思亦何思思君徽與音 銑曰徽美也言思君美德及音信也 音徽日夜離緬邈若飛沈 翰曰緬邈遠也飛沈喻高下懸隔也 王鮪懷河岫晨風思北林 善曰王鮪已見東京賦晨風已見上文 良曰王鮪魚名晨風鷂屬言魚鳥猶思所居而居何

不思歸遊子眇天末遠善作還期不可尋濟曰遊子謂行人也眇遠也言眇在天末久遠之期不堪尋理于心驚飆褰反信歸雲難寄音善曰楚辭曰願寄言于浮雲兮遇豐隆而不將　向曰褰絕也驚風之來絕其反信歸雲之去難以寄音佇立想萬里沈憂萃我心銑曰佇久立也想謂思遠方君所居也沈深萃聚也謂深憂聚於我心也攬衣有餘帶循形不盈衿良曰帶長衿寬言思君而消瘦去去遺情累安處撫清琴濟曰去去遺情累謂弃所思之累安居而撫琴言自寬也

擬今日良宴會向曰此蓋勸人仕進以趨歡樂

閑夜命懽友置酒迎風館善曰迎風已見西京賦　銑曰迎風館名言閑夜無事置

酒命賓友歡宴於此齊僮梁甫吟秦娥張女彈善曰南都賦曰齊僮唱兮列趙女蔡邕琴頌曰梁甫悲吟周公越裳琴操曰曾子耕泰山之下天雨雪凍旬月不得歸思其父母作梁山歌應瑒神女賦曰夏姬曾不足以供妾御況秦娥與吳娃方言曰秦俗美貌謂之娥張女彈已見上文 翰曰齊僮秦娥皆古善歌者梁甫吟張女彈皆樂府曲名哀音繞棟宇遺響入雲漢善曰列子秦青曰昔韓娥東之齊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響繞梁三日不絕又曰薛談學謳于秦青辭歸青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震林木響遏行雲張湛曰三人薛秦韓之善歌者也 良曰棟梁也言清遠之妙四坐咸同志羽觴不可筭濟曰同志謂得意也羽觴置鳥羽於杯以急飲也不可筭言多也高譚善作談一何綺蔚若朝霞爛善曰霞或為華 向曰爛明也言豈獨譚話綺美人物繁盛亦

加朝霞之明也人生無幾何爲樂常苦晏善曰秦嘉荅婦詩曰憂艱常早至爲樂常苦晚　銑曰晏晚也言人生在世苦知爲樂之道晚譬彼伺晨鳥揚聲當及旦善曰尸子曰使雞伺晨春秋考異郵曰鶴知夜半雞應旦明明與鳴同古字通　翰曰譬如雞之伺晨當及早人之爲樂須及少也曷爲恒憂苦守此貧與賤善曰列子曰卑辱則憂苦　良曰曷何也何須憂苦守道以居貧賤

擬迢迢牽牛星濟曰此述思婦之情託牽牛以明之也

昭昭清漢暉粲粲光天步善曰晏子春秋曰星之昭昭不如月之曖曖毛萇詩傳曰粲粲鮮盛也步行也言行止之處微步而光輝於天　良曰昭昭明貌清漢天河也粲粲衣服鮮潔貌行于天

上故云光天步牽牛西北迴織女東南顧善曰大戴禮夏小正曰七月初昏織女正東而向　濟曰牽牛在西北織女自然依東南乃星之常分此喻隔闊華容一何冶揮手如振素善曰冶或為綺非也　向曰冶媚也素練也華態既多姿媚奮舉其手如練之白怨彼河無梁悲此年歲暮跂企彼無良緣睆戶板焉不得度善曰毛詩曰跂彼織女終日七襄又曰睆彼牽牛　向曰梁橋睆視也歲暮謂秋也跂舉踵也謂舉踵望彼牽牛無其良緣但相視而不得渡河也引領望大川雙涕如霑露翰曰大川天河也霑露零露也

擬涉江采芙蓉良曰芙蓉水草其花美此言思婦盛年其夫遠遊采此以自傷也

上山采瓊蘂穹谷饒芳蘭濟曰瓊蘂玉英也芳蘭香草也上山采玉英欲以自高潔下入穹谷見香草處幽而美感而采之采采不盈掬悠悠懷所歡善曰毛詩曰終朝采綠不盈一掬向曰掬把也言采之未及盈把悠然懷遠人思與之同歡也故鄉一何曠山川阻且難沈思鍾萬里躑躅獨吟歎平銑曰曠遠鍾注也躑躅不安貌感此阻闊注思萬里情之不安獨為吟歎

擬青青河畔草翰曰此喻情人感時思遠行也

靡靡江蘺五臣作離字草熠以入燿生河側善曰江蘺香草也郭璞曰江蘺似水薺良曰靡靡細弱貌江蘺香草也熠燿光色盛也皎皎彼姝女阿上那當軒織

向曰皎皎明潔貌姝美也阿那柔順貌當軒當門也纖纖素也 粲粲妖容姿灼灼美顔色良人遊不歸偏棲獨隻翼空房來悲風中夜起歎息 銑曰良人夫也偏獨也空房謂獨居無人也風入空房益令人悲故曰悲風中夜半夜也

擬明月何皎皎 翰曰此謂閨人對月思行人之意

安寢北堂上明月入我牖照之有餘暉攬之不盈手 善曰淮南子曰天地之閒巧歷不能舉其數手微惚恍不能攬其光也高誘曰天道廣大手雖能微其惚恍無形莆不能攬得日月之光也 濟曰寢臥也安臥之時明月入於我牕牖之中照則光暉有餘攬而取之不盈於手喻夫空有名而不能見 涼風繞曲房寒蟬鳴高柳踟蹰感節物我

行永已久良曰涼風寒蟬七月時候也踟躕志感此節物而夫壻行久不歸悲之深矣遊宦會無成離思難常守向曰言遠遊仕宦不得成名抱此離別之思常難守之

擬蘭若生朝陽銑曰蘭若皆香草古詩取與閨中守芳香之氣以待遠人機以松柏堅貞取之為比

嘉樹生朝陽凝霜封其條翰曰嘉樹松柏也山東曰朝陽封著也執心守時信歲寒終不彫美人何其曠灼灼在雲霄善曰枚乘樂府詩曰美人在雲端天路隔無期濟曰言我執持其心同松栢經寒而不彫落也美人謂夫也曠遠也灼灼中心明憶之貌在雲霄言所憶遠也隆想彌年月長嘯入飛飇引領望天末

譬彼向陽翹良曰彌終也天末遠也謂思想之盛終於年月長為嘯聲入於飛風冀達遠情也翹英之秀者猶遠之心亦猶葵藿傾翹以向日也

擬青青陵上栢向曰栢生於高陵而色青舊言得性而不可攀仰蘋靈草生於高山亦猶是焉故機取以為比

冉冉高陵蘋習習隨風翰平善曰山海經曰崐崘之丘有草名曰蕡如葵字書曰蕡亦蘋字也銑曰冉冉進長貌習習數飛貌翰羽也

人生當幾時譬彼濁水瀾善曰言濁水之波易竭也翰曰濁水謂潢潦水也戚戚憂也所歡朋友也言人生如濁水之易竭何多憂滯而不置酒與朋友為歡

戚戚多滯念置酒宴所歡

方駕振飛轡遠

遊入長安名都一何綺城闕鬱盤桓善曰史記曰公仲謂韓王曰不如和秦賂以一名都濟曰方駕並駕也名都即長安也綺美也闕樓觀也鬱積也盤桓廣大貌飛閣纓虹帶曾臺冒雲冠善曰吳都賦曰寒暑隔閡於邃宇虹蜺迴帶於雲館西都賓曰虹蜺迴帶於棼楣虹或為垂非也濟曰飛閣閣道曾臺高臺也纓繞冒覆也言虹雲之依臺閣如冠帶焉高門羅北闕甲第椒與蘭善曰西京賦曰北闕甲第當道直啓椒蘭蓋取其嘉名且芬香也良曰高門王公之宅羅列闕門也第謂第一宅也椒蘭將以塗室取其溫香俠客控絕景都人驂玉軒善曰列子曰晉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使其俠客以鄙相攻魏書曰張繡降而復反上所乘馬名絕景為流矢所中西都賦曰都人士女殊異乎五方毛詩曰彼都人士國語叔向曰絳之富商而

能金王其車 向曰俠客遊人也絶景馬名驂駕也玉軒以玉飾車 遨遊放情願慷慨為

誰歎平 銑曰感彼遊樂各稱所願慷慨之志誰歎息也

擬東城一何高 翰曰言高城常存而人易老不如早為行樂

西山何其峻曾曲鬱崔嵬零露彌天墜蕙葉憑林衰 善曰尚書五行傳曰雲起於山彌于天 濟曰峻高曾重也崔嵬高大貌彌徧也蕙香草也憑依也言零露徧天而下香草皆依林而衰悴 寒暑相因襲時逝忽如頹三閭結飛轡大耋大結嗟落暉 善曰離騷曰飲余馬乎咸池總余轡於扶桑周易曰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良曰襲重也言寒暑相重時節之往忽如頹落也三閭大夫謂屈原也結飛轡言將遠遊以求長生

耋老也言大老之人嗟嘆日暮而惜其時曷為牽世務中心若有違善曰毛詩曰行道遲遲中心有違　向曰曷何也言何為牽於時事而違歡賞之心京洛多妖麗玉顏侔瓊蕤善曰古詩曰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　銑曰侔齊也瓊蕤玉花也言妖麗之顏齊于玉花閑夜撫鳴琴惠音清且悲長歌赴促節哀響逐高徽翰曰惠順也言琴聲順和也調急曰高言歌之哀響逐琴調而急也一唱萬夫歎再唱梁塵飛善曰七畧曰漢興魯人虞公善雅歌發聲盡動梁上塵濟曰萬夫歎言稱美者衆也再重也重發其聲清韻繞梁動於飛塵也思為何曲鳥雙遊豐五臣作灃水湄良曰河曲鳥謂夗央此鳥常雙遊灃水名湄水次也言我思與美人同遊如河曲之鳥

擬西北有高樓　向曰此明賢才不見用也

高樓一何峻迢迢　善作若若　峻而安綺窗出塵冥飛陛躡雲端　善曰君子有所思行曰遂宇列綺窗古詩曰交疏結綺窗魏都賦曰飛陛方輦而徑曲　銑曰峻高也迢迢遠貌綺綺窗結綺爲窗網也飛陛閣道也塵瑟沓塵外也躡履也雲端雲上也　佳人撫琴瑟纖手清且閑芳氣隨風結哀響馥若蘭　翰曰佳人喻君子撫琴瑟喻有才德也清閑芳氣言德之美也蘭香草也言雖不見用哀歎之音猶馥於若蘭　玉容誰得顧　五臣作能　傾城在一彈　善曰古詩曰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漢書李延年歌曰一顧傾人城　濟曰玉容喻美才也言誰能眷顧我之才爲一彈撫當傾於城國而視也　佇立望日昃躑躅再三

歎平不怨佇立久但願歌者歡良曰佇立久立也日昃喻年老也言少壯既不見用故再三歎也歌者謂唱和之人言我不怨待時之久但願知己之人歡也思駕歸鴻羽比翼雙飛翰平向曰鴻鳥一舉千里言我將駕之與同其心者俱去

擬庭中有奇樹銑曰此言友朋離索相思之情

歡友蘭時往迢迢善作苕苕匿音徽翰曰蘭時春時匿亡也音徽言文章書信虞淵引絕景四節逝若飛善曰應劭曰虞泉日所入也淮南子曰至于虞淵是謂黃昏濟曰虞淵日入處也言虞淵引日使四節之往如飛芳草久已茂佳人竟不歸躑躅遵林渚惠風入我懷良曰言芳草久已茂盛而友人竟未歸也躑躅思念循於林池

之上惠和之風入我襟懷感物戀所歡采此欲貽誰向曰感此春物思戀所歡所歡未至采此芳草知將貽誰貽遺也

擬明月皎夜光濟曰此喻權臣用事時氣迅速人情漸壞在貴忘賤之意

歲暮涼風發昊天肅明月良曰涼風七月時也發起昊大也言大天之氣嚴而至明

招搖西北指天漢東南傾善曰呂氏春秋曰季秋之月招搖指戌大戴禮夏小正曰七月漢案戶漢天漢也案戶者直戶也李陵詩曰招搖西北馳天漢東南流　向曰招搖斗柄前星天漢天河也東南西北各當時所轉朗月照閑房蟋蟀吟戶庭銑曰蟋蟀蟲名秋則鳴於戶庭

翻翻歸鴈集嘒嘒呼桂寒蟬鳴疇昔同宴友翰飛戾高冥

善曰史記曰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毛詩曰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毛萇曰嘒嘒小聲也陸士衡擬古詩曰涼風繞曲房寒蟬鳴高柳毛詩曰匪鶉匪鳶翰飛戾天高冥已見齊謳行　翰曰嘒嘒鳴也戾至翰羽也飛至高冥喻友朋名位高也冥天邊也服美改聲聽居愉遺舊情織女無機杼大梁不架楹善曰言有名無實也大戴禮夏小正曰七月初昏織女正東而向爾雅曰大梁昴也　濟曰位高則衣服美改昔時聲聽安於愉樂棄友人故情也織女星名言皆空有梁織之名不堪操杼架楹喻人空有相知之名不為相知之用

擬四愁詩七言

張孟陽良曰四愁凡四首今一首入此

我所思兮在營州欲往從之路阻修向曰分幽州為營州阻隔修長也

登崖遠望涕泗流我之懷矣心傷憂銑曰崖岸也在目曰涕在鼻曰泗言登高遠懷思望聖君故傷憂之也

佳人遺我緑綺琴何以贈之雙南金善曰傅玄琴賦序曰齊桓公有鳴琴曰號鍾楚莊有鳴琴曰繞梁中世司馬相如有緑綺蔡邕有焦尾皆名器也　翰曰佳人喻賢德也緑綺琴名喻要術也南金喻忠義也言賢德之人遺我要術我將忠義贈之

願因流波超重深終然莫致增永吟濟曰流波喻信也重深阻險喻讒佞也言我願以忠信超度讒佞之代終不能致故增長歎也

擬古詩五言

陶淵明 良曰此言榮樂不常

日暮天無雲春風扇微和佳人美清夜達曙酣且歌 善曰尚書曰酣歌于室樂酒曰酣 向曰佳人謂賢人也美猶愛也言天清風和賢人愛此良夜至明酣歌也 歌竟長歎息持此感人多 銑曰樂極悲來故歌竟歎息言是事多感於人心也 明明雲間月灼灼葉中花豈無一時好不久當如何 翰曰灼灼明也言月滿則缺花盛則落好惡暫時此安能久當如何言不可奈何

擬魏太子鄴中集八首 五言并序 濟曰魏太子曹丕也鄴魏都也此代當時諸賢之意

謝靈運

建安末余時在鄴宮朝遊夕讌究歡愉之極良曰余代丕自謂也究盡也言朝夕讌樂盡歡娛之極天下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向曰四者謂上良辰等事今昆弟友朋二三諸彥共五臣作備盡之矣古來此娛書籍未見何者銑曰昆弟謂子建友朋謂王粲陳琳等美士曰彥盡謂盡其娛樂言古來君臣未有相得如此者也楚襄王時有宋玉唐景翰曰宋玉唐勒景差皆楚大夫並以辭賦見美梁孝王時有鄒枚嚴馬遊者美矣而其主不文善曰漢書曰梁孝王來朝從遊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莊忌夫子之徒司馬相如見而悅之客遊

梁　濟曰梁孝王漢景帝弟封於梁鄒陽枚乘嚴忌司馬相如皆梁王賓客為遊者美之其主不文謂梁王無文學

漢武帝五臣有時徐樂諸才備應對之能善曰漢書曰徐樂燕無終人也上疏言時務上召見乃拜為郎中　良曰徐樂東方朔枚皋皆武帝文章應對之臣而雄猜多忌豈獲晤言之適善曰毛詩曰彼美淑姬可與晤言鄭玄曰晤猶對也　向曰武帝剛彊疑忌亦不得明言對之善不誣方將庶必賢於今日爾銑曰我所述不作誣誣庶使後代以我今日為賢矣歲月如流零落將盡翰曰零落謂應瑒劉楨等死也撰文懷人感往增愴善曰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撰具遺文都為集　濟曰言丕撰定其文思其人而悽感

其辭曰

魏太子

北川赴巨海衆星環北辰善曰尚書大傳曰百川赴東海論語曰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向曰環繞也北辰北極星也百川以海為尊故赴之衆星以北辰為主故繞之萬民歸君亦猶是焉照灼爛霄漢遙裔起長津天地中横潰家王五臣作皇拯生民善曰横潰以水喻亂也家王謂魏太祖也陳思行女哀辭曰家王征蜀漢司馬相如難蜀文曰拯生民於沈溺說文曰出溺為拯　銑曰爛文貌遙裔遠也天地中横潰以水喻亂也家皇謂魏武也潰亂生民皆如此焉而武帝拯救之區宇既滌蕩羣英必來臻善曰東京賦曰區寓乂寧謝承後漢書曰黄向對策為羣英之表　翰曰滌蕩謂清淨也羣英則王粲陳琳之類臻至也忝此欽賢

性由來常懷仁濟曰忝辱欽敬也言我辱此敬賢之性常思見仁德之人況值衆君子傾心隆日新良曰衆君子謂王陳等傾心謂傾已之心以盛日新之德論物靡浮說析先歷理實敷陳善曰莊子曰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　向曰言著論析理必布陳其實不為浮說也羅縷豈闕辭窈窕究天人善曰王延壽王孫賦曰羌難得而羅縷羅或為覶莊子曰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　向曰羅列縷述也謂列述文章無有闕遺皆盡天人之理澄觴滿金罍連榻設華茵銑曰澄觴清酒也金罍樽也榻牀茵褥也急絃動飛聽清歌拂梁塵善曰侯瑾箏賦曰急絃促柱變調改曲抱朴子曰瓠巴操琴翔禽為之下聽梁塵已見陸機擬東城一何高詩　翰曰急絃謂急調也飛聽謂感飛鳥來聽清歌言清妙歌聲動於梁上

塵也何五臣作莫言相遇易此歡信可珍濟曰言歡賞可珍重也

王粲

家本秦川貴公子孫遭亂流寓自傷情多

幽厲昔崩亂桓靈今板蕩善曰幽厲周二王也桓靈後漢二帝也已見上毛詩曰上帝版版鄭玄曰版反也反先王之道也毛詩曰蕩蕩上帝鄭玄曰蕩蕩法度廢壞之貌良注同伊洛既燎煙函崤沒無像五臣作象 善曰曹子建送應氏詩曰洛陽何寂寞宮室盡燒焚王粲七哀詩曰西京亂無像 向曰燎焚也伊洛二水名謂東都也言東都宮室遭董卓所燒也崤山名謂秦地象道也言陷沒無政理之道整裝辭秦川秣馬赴楚壤善曰王粲七哀詩曰復棄中國

去遠身適荊蠻魏明帝自惜薄祐行曰出身秦川爰居伊洛　銑曰整齊秣飼也楚壤荊州也謂粲避西京之亂投荊州也

沮余七漳自可美容心非外奬善曰沮漳已見登樓賦小雅曰奬勸也　翰曰沮漳二水名言粲中心懷歸非外物所能留勸

常歎詩人言式微何由往善曰式微已見曹子建情詩　濟曰式微式微胡不歸言粲常感此而無由得歸往

上宰奉皇靈侯伯咸宗長善曰上宰魏太祖也棗道彥雜詩曰天子命上宰　良曰上宰謂曹操皇靈謂獻帝咸皆宗尊也言曹公奉獻帝威以征諸侯皆尊而爲長

雲騎亂漢南宛善作紀郢皆掃盪善曰王肅格虎賦曰羽騎雲布蘭車星陳漢書曰郢楚別邑杜預左氏傳注曰楚國今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也　向曰雲騎言多如雲也漢南謂漢江之南也宛郢楚二縣名掃盪猶平定也

排霧屬

盛明披雲對清朗善曰盛明清朗喻太祖也王隱晉書
曰樂廣為尚書令衛瓘見而奇之命
諸子造焉曰每見此人瑩然若開雲霧之覩青天阮瑀
謝太祖牋曰一得披玄雲望白日唯力是視敢有二心
良曰雲霧喻昏亂盛明清朗喻曹公也言
我披排昏亂得見曹公亦猶青天白日也慶泰欲重
疊公子特先賞善曰公子謂曹植也翰曰慶善泰通
欲猶欣也重疊謂遇曹公及太子丕也
特獨賞不謂息肩願一旦值明兩善曰左氏傳曰鄭成
識也公子騑曰請息肩於
晉杜預曰以負擔喻也明兩謂文帝也易曰明兩作離
濟曰武帝既明而太子又明故謂太子為明兩也言
初遭喪亂但願息肩不並載遊鄴京方舟汎河廣善曰
謂今日遇太子恩厚也魏文
帝與吳質書曰同乘並載以遊後
園良曰言太子同車船而遊樂綢繆清讌娛寂寥梁

棟響善曰陸機集有皇太子清宴詩梁棟響則歌聲繞也列子秦青曰昔韓娥東之齊匱糧歌假食既去而餘響繞梁三日不絕 向曰綢繆親重貌寂靜寥深言清讌娛樂於靜深之宇歌聲響於梁棟既作長夜飲豈顧乘日養善曰史記曰紂為長夜之飲莊子牧馬童子為黃帝曰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郭象曰日出而遊日入而息也車或為居銑曰顧惟養樂也言常為長夜之賞豈惟乘日而樂

陳琳

袁本初書記之士故述喪亂事多 五臣作敘 良曰袁紹字本初陳琳先事之以掌書記

皇漢逢屯邅天下遭作達五臣氛慝善曰西都賓曰皇漢之初經營也易曰屯如邅如　翰曰屯邅難也氛不祥氣慝惡也皆喻亂賊董氏淪關西袁家擁河北濟曰長安為董卓所沒袁紹起兵據河北擁持也單民五臣作人易周章窘身就羈勒向曰單人獨人謂琳也周章惶懼貌窘束也言我孤獨易為惶懼故束身就紹羈勒豈意事乖己

永懷戀故國向曰豈直所事乖離於己身而亦長思戀故鄉相公實勤王信能

定蝥音牟賊善曰王仲宣從軍詩曰相公征關右左傳狐偃曰求諸侯莫如勤王使富辛如晉曰諸侯用寧蝥賊遠屏晉之力也杜預曰蝥賊食根曰蝥食節曰賊　銑曰相公謂曹公也勤王謂勤於王事也蝥賊蟲名食苗曰蝥食節曰賊言紹卓之徒毒害百姓亦猶是焉故以為比言曹公能平定之復

觀東都輝重見漢朝則善曰東觀漢記曰更始欲北之雒陽以上為司隸校尉三輔官府吏東迎雒陽見更始諸將過者數十輩皆冠幘而衣婦人之衣大為長安吏所笑見司隸官屬皆相指視之極望老吏或垂涕然復見宮府儀體賢者蟻附也翰曰言我今歸曹公得再見雒陽輝光漢朝法則餘生幸已多矧迺值明德濟曰言已遭亂當死今蒙遺餘命其幸已深況值太子明德之遇愛客不告疲飲讌遺景刻善曰曹子建公讌詩曰公子敬愛客終讌不知疲刻漏刻也良曰疲倦遺忘也景刻漏也晝夜一百刻言太子愛客無倦相與飲讌忘其日夜夜聽極星爛五臣作闌朝遊窮曛黑善曰毛詩曰子興視夜明星有爛王逸楚辭注曰曛黃昏時也向曰聽謂聽音樂也極至闌稀窮盡也哀哇烏佳動梁埃急觴盪幽默善曰法言

曰哇則鄭李軌曰哇邪也七畧曰漢典魯人虞公善雅歌發聲盡動梁上塵張敏神女賦曰既澹泊於幽默揚覺寐而中驚 銑曰哇淫聲也埃塵蕩滌也言哀淫之聲動於梁塵促觴滌其深默之趣

且盡一日娛莫知古來惑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楊秉嘗從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 翰曰古人以酒色為惑我今以極一日歡娛安知古人為惑義也

徐幹

少無宦情有箕潁之心事故仕世多素辭

五臣作詞 善曰國語桓公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 向曰箕山名潁水名許由巢父隱處言幹無仕宦情慕古人隱逸之事故入仕於時多有質素之言也

伊昔家臨淄提攜弄齊五臣作秦瑟善曰魏都賦曰臨淄牢絡鄢郢丘墟漢書曰齊郡有臨菑縣　濟曰伊惟也臨淄齊所都斡舊居也提攜謂與朋友攜手而弄秦瑟瑟箏類出於秦置酒飲膠東淹留憩高密善曰漢書膠東國故齊高帝別為國又曰高密國故齊宣帝更為高密國　良曰膠東高密皆齊郡國名憩息也置酒淹留敘平生之道此歡謂可終外物始難畢善曰莊子曰外物不可必故龍逢比干僇焉　向曰外物世事也謂此處歡樂可終年為牽於世事不畢所願也搖蕩箕濮情窮年迫憂慄善曰箕山許由所隱也濮濮水莊周所釣也莊子季徹曰搖蕩人心又曰憂慄乎廟堂之上　銑曰蕩動也箕山名許由隱處濮水名莊周隱處言本心將隱至末年逢亂為憂懼所迫末塗幸休明棲集建薄質已免負薪苦

仍五臣作乃游椒蘭室善曰禮記曰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大戴禮曰與君子遊苾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陸機詩曰甲第椒與蘭　翰曰言臨幸太子休明延及我薄陋之質以同棲集負薪賤役也椒蘭室貴人之居也清論事究萬美話信非一善曰曹植四言詩曰高談虛論問彼道原話會合善言也　濟曰清雅議論究盡萬端美善之譚信非一理行觴奏悲歌永夜繫五臣作繼白日善曰魏文帝與吳質書曰白日既匿繼以明月　良曰觴酒也本無宦情故有悲歌悲歎交集於懷長夜繼日而不歇也華屋非蓬居時髦豈余匹善曰吳質荅曹子建書曰墳蕭激於華屋毛詩曰髦士攸宜爾雅曰髦俊也　向曰華屋謂飾畫也髦俊也言我當居蓬廬與野人為偶中飲顧昔心悵焉若有失善曰說苑曰晉

靈公欲殺趙宣孟而飲之酒宣孟知之中飲而出淮南子曰悵然有喪漢書曰戴良見黃憲及歸罔然若有失 銑曰中飲謂半酣也言至半酣顧昔隱逸之心悵望然若有所失

劉楨

卓犖偏人而文最有氣所得頗經奇 善曰潘勗玄達賦曰匪偏人之自踶許諸夷於來哲 翰曰卓犖高絕貌偏人謂文才偏美於人

貧居晏里閈少小長東平 善曰漢書泰山郡有東平縣音義曰泰山郡屬兖州 濟曰晏安也里閈鄉曲也東平所居縣名 河兖當衝要淪飄 五臣作漂 薄許京 善曰謝承後漢書李燮曰涼州天下要衝 良曰河濟河也衝適薄至也獻帝遷許州故稱許京言我因適津淪漂

至於許都廣川無逆流招納厠羣英善曰管子曰善為君者宜法江海江海不逆細流故為百谷長謝承後漢書曰黃向對策為羣英之表向曰廣川喻魏公細流喻巳也言曹公不逆我之微細招納間厠於羣英之中扯渡五臣作度黎陽津南登紀五臣作究郢城善曰漢書音義臣瓚曰黎陽在魏郡伏滔北征記曰黎陽津名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楚國今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也銑曰黎陽津名北度者謂從太祖征表紀究郢二縣名南登謂從征劉表既覽古今事頗識治亂情歡友相解達敷奏究平生善曰解達言相談說而進達也方言曰解說也翰曰究盡也言我知古今治亂之體歡愛之情相為解說進達為官得充陳奏之事盡平生之才矧荷明哲顧知深覺命輕善曰王逸晉書孔坦表曰士死知遇恩令命輕濟曰矧況哲

智也明哲曹公也言我蒙曹公顧盼知恩至深覺身命之輕也**朝遊牛羊下暮坐括揭**

桀**鳴**善曰毛詩曰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牛羊下括毛萇曰雞棲於杙為桀括至也桀與揭音義同　良曰牛羊下來謂日暮時也揭雞棲木括揭鳴謂雞鳴時也言朝遊至暮暮坐至明**終歲非一日傳卮弄新聲辰事既難諧歡願如今幷唯羨肅肅翰繽紛戾高冥**向曰言歡宴之樂終歲為之非一日也卮酒盃也新聲妙曲也辰時諧和也言明時難遇而今得並合也肅肅羽聲也繽紛飛貌戾至　遠也歡遇既備之唯願整其羽翰飛至高遠喻將求貴仕

應瑒

汝潁之士流離世故頗有飄薄之歎

嗷嗷雲中鴈舉翮自委羽善曰毛詩曰鴻鴈于飛哀鳴嗷嗷淮南子曰燭龍在鴈門北第于委羽之山不見日高誘曰第至也委羽北方山名也銑曰嗷嗷哀鳴之聲自從也委羽北方山名

求涼弱水湄違寒長沙渚善曰成公綏鴈賦曰濱弱水之陰岸服虔曰崑崙之東有弱水渡之若濊濴耳濊土挺切濴烏挺切列子曰禽獸之智違寒就溫漢書曰長沙國屬荊州然則彭蠡之所在翰曰弱水水名在北方湄水次也違避也長沙國名在南方也渚水曲也言鴈春則向北以求涼也冬則向南以就陽喻場逢亂遷移也

顧我梁五臣作涼川時緩步集潁許善曰漢書曰汝南潁川許皆魏分也魏從大梁徙魏一號為梁濟曰大梁許潁皆魏分郡國名顧惟也言我於大梁遇其明時從容於許潁之地

一旦逢世難淪薄恒羈旅良曰世難謂漢末遭亂漂淪薄迫也

言我逢亂漂迫為客於荊州也天下昔未定託身早得所向曰言喪亂未定時而我先託身於曹公故言得所官度五臣作渡廁一卒烏林預艱阻善曰魏志曰公還軍官渡袁紹進臨官渡公斬淳于瓊等紹衆大潰漢書音義文頴曰於滎陽下引河東為鴻溝今官渡水也盛弘之荊州記曰蒲圻縣沿江一百里南岸名赤壁周瑜黄蓋于此乘大艦上破魏武兵於烏林烏林赤壁其東西一百六十里　銑曰官渡烏林皆謂曹公戰爭之所言我亦充士卒參預其艱阻晚節值衆賢列會同庇天宇翰曰晚節猶暮年也衆賢謂應劉等庇蔭也天宇謂武帝之德能蔭于天下坐廕五臣作蔭華榱衰金樽盈清醑思與　善曰馬融摴蒱賦曰坐華榱之高殿臨激水之清流毛詩曰飲此醑矣埤蒼曰滑美貌也曹子建樂府詩曰金樽玉杯不能使薄酒更厚　良曰蔭庇

也華榱華屋也酹酒也始奏延露曲繼以闌夕語善曰淮南子曰夫歌采菱發陽阿鄙人聽之不若延露以和高誘曰延露曲也　良曰延露曲名闌閑也謂繼夜而語調笑輒酬荅嘲讁無五臣作非慙沮慈與向曰沮止也言調笑嘲戲輒相酬荅非有慙恥而止之也傾軀無遺慮在心良已敘銑曰軀身也言我委公無遺思慮在心之事皆已申敘

阮瑀

管書記之任故有優渥之言

河洲多沙塵風悲黃雲起善曰繁欽述行賦曰茫茫河濆實多沙塵古詩曰白楊多悲風淮南子曰黃泉之埃上為黃雲　翰曰洲水灘也風悲謂風急而悲也黃雲謂塵埃塵之色黃比喻亂也

金羈相馳逐聯翩何窮已善曰說文曰羈馬絡頭也濟曰羈以金裝之馳逐聯翩皆馬奔走之貌慶雲惠優渥微薄攀多士善曰慶雲喻太祖也王逸楚辭注曰慶雲喻尊顯也　良曰慶雲瑞雲也惠恩也優渥厚也微薄自謂言蒙恩厚得攀衆賢念昔渤海時南皮戲清沚善曰漢書渤海郡南皮縣魏帝與吳質書曰每念昔日南皮之遊誠不可忘　向曰渤海郡名南皮縣名沚猶渚也今復河曲游鳴笳汎蘭汜似　善曰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時駕而遊北遵河曲從者鳴笳以啓路文學記乘於後車　向曰魏近河故云河曲笳笛也汜潰也植蘭於傍謂之蘭汜躧步陵丹梯並坐侍君子善曰魏都賦曰邯鄲躧步毛詩曰既見君子並坐鼓瑟　銑曰躧履丹赤梯階也謂階陛赤色並坐謂與諸賢並侍太子妍談五臣作譚既愉

心哀弄五臣作音信睦耳善曰魏文帝與吳質書曰高談娛心哀箏順耳　翰曰妍美愉樂睦和也言話之美足可樂心哀弄之音信可和耳傾酤姑係芳醑思與酌言豈終始善曰毛詩曰君子有酒酌言嘗之　濟曰酤醑皆酒也係續也酌言豈終始謂宴樂無休息也自從食蓱來唯見今日美善曰毛詩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毛萇曰苹萍也　良曰萍平也食蓱之詩天子宴諸侯而歌之言我自誦嘉賓以來唯今日之美

平原侯植

公子不及世事但美遨遊然頗有憂生之嗟

朝遊登鳳閣日暮集華沼向曰鳳閣內省也華沼謂宴樂之處沼池也傾柯

引弱枝攀條摘蕙草五臣作惠徙所倚窮騁望目極盡所討善曰楚辭曰白蘋兮騁望又曰目極千里　銑曰弱枝柳也蕙香草也徙倚移行貌騁平也討尋也言平望盡見所討西顧太行山北眺邯鄲道善曰淮南子曰何為九山曰太行羊腸高誘曰太行今上黨太行河内野王縣漢書曰文帝指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平衢修且直白楊信裊裊奴了切善作裊裊　善曰裊裊風搖木貌　翰曰邯鄲郡縣名裊裊弱貌副君命飲宴五臣作讌歡娛寫懷抱善曰副君謂文帝也漢書疏廣曰太子國儲副君也　濟曰副君謂太子也言為天子之副良遊匪晝夜豈云晚與早衆賓悉精妙清辭灑蘭藻五臣作蘭蒲　良曰遊樂無日夜早晚也衆賓謂徐陳之屬言辭之清雅如藻

之麗如蘭之芳蒲水草而有文蘭香草也**哀音下迴鵾餘哇**鳥佳**徹清昊**善曰下迴鵾謂師曠也徹清昊謂奏青也韓子曰師曠奏清徵有玄鶴二八集于廊門列子曰薛談學謳于秦青辭歸青餞于郊衢撫節悲歌聲震林木響遏行雲 向曰師曠奏清徵之聲而玄鶴下舞哇淫歌也徹通也清昊天也

中山不知醉飲德方覺飽善曰中山有美酒魏都賦曰醇酎中山中山出好酎酒毛詩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 銑曰中山出美酒言飲宴不知其醉但覺飽於道德**願以黃髮期養生念將老**善曰左氏傳隱公曰使營菟裘吾將老焉菟音塗 翰曰黃髮老人也言我願及此期存養生之理以念將老

文選卷三十